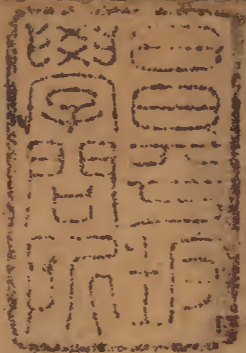


啓雋函類

函進十五之七



漢書門類			
四	八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	二	一	漢
大	四	一	書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400	
冊數	48(14)		
函號	364	52	



啓雋近體卷十五

類函二十七

東吳俞安期羨長彙編

上饒王嗣經日常同輯

陳留謝肇淛在杭訂定

宰相部

謝除京職

謝相府啓

除官

宋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返二者
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某幼而讀書固有意于從
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于
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



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効官
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
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
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于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
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
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則洵之意以爲近于強
人遂以再辭亦旣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
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
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
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

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
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
惟此恩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
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
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
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
擇

謝宰執啓

除門下侍郎

宋司馬光

祇奉恩綸進參國論力避不獲冒處充慙伏念某識
謝通才學非貫道荷三朝之眷遇極四禁之清華備

顧問於經緯頒詔條於藩服緣衰殘而自乞庇冗散
以取容彌歷歲時優游田里比卒陳編之業亟塵秘
殿之班誤簡聖知累紆召札方朝近陞遽陟東臺顧
惟朽邁之資曷稱輔相之任伏遇某官燮調鈞化勵
翼帝猷啓導淵衷甄收舊物致茲迂拙茂對寵休感
佩之私喻言奚旣

謝宰執啓

除樞副

宋歐陽脩

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某學
非臻奧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膺仕抱孤忠而自
許顧獨力之易危自比古今每常嗟其柔懦有志當
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勵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敢
期誤寵謬及匪材伏遇某官協贊大猷翼宣元化爲
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
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錫

謝宰執啓

除中書舍人

宋蘇軾

起于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
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
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
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
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

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
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登進耆老搜求雋
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
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
嬰鱗之愚溝中不願于青黃爨下無心于宮徵誤蒙
收拾已出優恩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
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
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
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
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
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宰執啓

除中書翰
林可采

宋蘇軾

叨被宸恩典司帝訓捫心增懼撫已奚堪竊以上之
所以通治道悉民情下之所以播德音宣主志形容
鼓舞者是惟辭誥討論潤色者必繇人才然而時事
有殊體要不一撫慰以恩則暖如春日責勵以正則
凜若秋霜慮事疑而弗明豈免丁寧而煩悉或理隱
而未喻自宜詰屈而聲牙必使有示四方傳之萬世
讀詔而義士嘆息聞檄而懦夫激昂故凡我冠人

乘筆代言今尤謂于才難職弗容于倖進矧惟外制
日奉贊書宜得博古之士以稱右文之朝如某者稟
能不長涉道殊淺實用罔裨於一介殘編徒誦于萬
言頃以東部之傳車召爲太史之下走坐竊榮祿固
無勤能乃使之番直掖垣記言殿陛越次見用愧出
老儒之先滿歲爲真遂偕近侍之列伏遇某官佐佑
真聖幹旋化鈞指南本朝推轂多士培擁甚微之孚
甲冀其長茂而成材吹噓至弱之鴻毛欲使翮翻而
戾漢敢不鞭策疲蹇濯磨垢昏上達明主之知次酬
元弼之造

謝執政啓

除中書舍人

宋秦少游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
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伏念某猥從冗員屬居言
責雖奮身不顧頗推當路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識
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謗議忽叨左史之除俄
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直是青黃
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
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
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
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

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宰執啓除按

宋劉攽

祗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寢昌聚書增廣
經始靈蘭之秘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
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
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奕
而蒙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為空廣內之
策加倍而後實事求是聚精會神芟夷復重筆削譌
繆是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讎之官寵甚治
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

一足以知十則何以辯雌蜺之為字信魯魚之失真
子雲沈思厯能宿職安世默識乃為得人伏念某生
質晦冥天機黥淺染人偽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顛
躓失圖荏苒過壯性不傷物慨嵇生之怨憎居甚畏
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拔自邊邑擢處郊庠經汎為
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貽方枘之譏先皇帝
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恨於崔駟賜劍
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髦士之比肩
所貴莫邪干將為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容
然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竒者功不中率顧惟瓠落

耳觸報聞豈意寵恩橫加弱植委脫塵滓濯質清流
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倘十失五而
在茲靜言伏思寔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綸帝載
幹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蓋曲
盡於所長底是庸虛冒干甄錄謹當思浚明之成德
勤窳啓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為修臨淵履冰而申誠
桑榆之景尚冀於晚收菅蒯之微無忘於代匱上酬
洪造次答厚知

代謝丞相啓

兵部除翰
林編修

宋李 劉

郎省直除叨綴夏官之屬史闡假寵仍紬東觀之書

曾微共二之材况冒蕪三之寄一陶甚厚重拜悚然
載惟文員之務尤嚴武部之司蓋五材民並用之古
無去兵之理而多壘士之耻也今當整旅之時矧不
崇朝之間兼綴編年之職昔揚雄經歲餘之待詔僅
試郎員至韓愈願年老而著書尚辭史事蛙固難於
語海蛟詎可以負山蒸惟某官柱石九埏權衡庶彙
合臯陶合稷契天知許國之心若伊陟若巫咸人仰
傳家之學調十五載更絃之化妝七十城憑軹之功
雖當百志之惟熙益思九德之咸事必欲與天地而
相似不容委人物以眇然猥挈孤蹤亦污高選某敢

不勉思厥職惟既乃心之姚崇奏決之材恐空塵於
戎部成魏收赤筆之願當圖勉於策書

代謝丞相啓

除秘書郎○吉
士中書可采

宋李廷忠

涉筆膠庠正覺承哉之負濫竽冊府復叨儒者之榮
蛻凡骨於高明登危肝而感激切以圖書之府實通
天上之星辰英雋所矚不受人間之風日未能免俗
何自為郎左太冲之賦三都始求此職岑文本之奏
二頌乃稱是官况黃道日月之明值紫皇春秋之富
鏘韶鈞而蔚虎鳳邁漢九流充棟宇而沃馬牛過唐
四庫職固隣於書蠹名亦近於郎鳥是為清資宜擢

素望伏念算楚狂一介鄭重半生世科不備於遺餘
家學僅安於淡泊三仕其廣文之冷若將終焉一朝
拔從事之允聊復爾耳敢意大鈞之播直無鈍鑿之
遺因其就須入之章華之以不次之擢籍田之芟載
柞既沐三薰博士之冗不治更榮再轉但欲乞治中
而去詎敢窺廣內之藏蓬弱風波敢望接三神之武
藝鹽朝暮初無送五鬼之文忽從米廩之間驟綴蘭
臺之屬孰主張是遂濟登茲茲蓋伏遇某官命世真
儒爽邦哲輔載萬物以坤元之厚飪百度于鼎寶之
和奉贊皇五十四歲而相君其年如父王文正一十

八載之當國惟德之符方宏翁受之規益廣旁招之路有憐冗散亦玷超遷某敢不讀未見之書求多聞之友總一百三家之略益深稽古之功撫三五載籍之遺或上得賢之頌

謝丞相啓除編修

宋陸游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其學術空疎文詞朴拙頃遊場屋未能絕出於武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款乃至干手編簡借身綴編鸞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其聞國典之

權輿猥備樞廷之掾史伏遇某官斯民先覺感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厦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充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于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丞相啓除校書郎翰林中書兼采翰

宋真德秀

上翰林主人之對謬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遽塵華選拜恩寵甚拊已慙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冊府萃圖書之富匪特養以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

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默觀磨礱器質之美
觀作人之有道殆與天之同功故菁莪旣盛於一時
而豐芑尚遺於數世不有魁竒之彥孰堪采擇之公
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學
問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
于輕肥偶玷班行坐縻廩祿瞽宗殷學無補斯文博
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祿而漫仕未嘗任道以求
伸胡然誤恩陟是清貫念昔脫身於塲屋益思銳意
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
憤今將徜徉東觀凌厲西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

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刊訂僞謬含咀英
華庶幾因文字以窺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
富貴之張本昔揚雄之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
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後卒業故能發揮大
典焜耀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
成微志有賴洪私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舐
排群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髦當思孟氏之三
樂至於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塵埃得以神交
於篇牘期待此矣銘感何如其敢不淬磨新功尋繹
舊業丹鉛事點勘可勿憚是正之勞金石無磷緇尚

克守初終之節

謝丞相啓

除秘書郎○翰
林中書無采

宋趙巽齋

教分麟族正懷非座之慚恩昇鹿車遽冒超凡之寵
陶鎔至此銘篆若何竊惟別歷於清班無若翱翔於
中祕人間風日不到處海上神仙皆在焉讀平生未
見之書為儒者至祭之選謫焉若其何自為郎已驚
鬢髮之星霜更愧形骸之土木有鴻其造而蝨其間
白玉為堂洗塵蹤之飄墮青藜照字覺老眼之增明
了無朱墨之應酬差有丹鉛之點勘細熏螺甲小破
龍團人言養重之林不嬰以職自謂清心之地蓋省

其躬蓋處其佚者其責深待之厚者其望重倘優遊
而弗念則儲蓄以何為縱稽報德之期宜識受恩之
日茲蓋恭遇某官代天元氣為世宗工傅鼎鹽梅孰
識均調之妙狄門桃李不為種植之私故廣生成下
至庸瑣其敢不益鞭鈍質仰副殊知弱水三萬里之
遙已蒙汲引瀛洲十八士之直當究討論過此以還
未知所措

謝宰執啓

除文
林郎

宋周必大

繫官于朝誦儒規而未熟積日曰閱因選調而稍遷
功歸鑪錘之間感溢瓶罍之外伏念某地寒身賤才

薄志卑學昧淵源如斷港絕橫而焉用文無根柢惟
分章摘句以自娛入仕十年涖官三考稟資罷軟既
不能陳力以赴功受性昏蒙又不可疆心而為智以
茲歛技何所取材聖圖廣大之秋賢相招延之際逢
辰如此忍自投於寂寞之濱摩鈍以湏終不越於拘
孿之表誰謂化工之和氣力回冰谷之寒夢已容列
屬於學宮更許陞資於銓部依流平進固小道之當
然校短量長捨大鈞而奚自此蓋伏遇某官儀刑姬
旦左右周成如碩膚之公孫而無狼跋之虞贊太平
之君子而享鳧鷖之治上則賞誅有序柄用八以詔
王下焉廢置何心歲歷三而計吏雖名一藝猶玷七
階某敢不念寸進之難戴曲成之造無堪而等驥贖
愧莫効於犬雞畢命而守潛墀願常陪於鸞鳳過此
以往未不知所裁

謝執政啓

陞九部侍郎

宋周必大

外董軍儲已玷諸郎之選中頒詔綽更參少列之華
廟堂推特達之恩肺腑感曲成之造竊考百官之制
頗高七寺之聯雖由省戶以次遷必俟朝紳之衆允
豈容戇拙趣玷寵光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才踈默
默衆人之後區區寸祿之間宛其老矣誰則知之比

逢稷契之登朝力引蕭朱而結綬滋蘭九畹亦及曲
遂種木千章不遺朽櫟旣擢丞於司府旋正直於文
昌每愧含香逝將襍被會列戍乏峙糧之使顧在廷
須轉饒之才猥令十駕之駑來圭千金之費人閑玉
帳初無運粟之勞歲屬金穰况值積倉之富縱道濟
蘊沙籌之智且士安稱鞭笞之能當茲偃戢之秋何
有設施之力矧伊陋質尤愧空餐但知均節於陳紅
仍復鈎稽於朱墨耳碁于此片善則無姑容逃司敗
之誅已爲忝冒乃使綴介卿之位何以克堪茲蓋伏
過某官默運洪鈞茂凝丕績輔成皇極無偏陂以遵

王參繹師虞有謀猷而告后俯眷轅門之吏嘗陪材
館之賓播物何私雖徧加於庶類回春有信常首及
於朽株遂使微蹤坐叨優數某不仰銜培植益勵鈍
頑非惟圖稱於詔除庶免貽羞於簿責掌九賦九功
之貳固慚周典之官有萬鍾萬室之藏願助齊軍之
政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丞相啓

戶曹差司
權者可采

宋李廷忠

十年出幕迷舊跡於新蹊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府
拔之喧囂倥偬之域賦以棲遲偃仰之間琬凡骨以
漸輕聳危肝而知感竊以周九職之任旣重司書唐

六典之分已存掌故至若板曹之籍專之金耀之藏
在昔時特曰筦庫之官至聖世則為儲材之地栽培
拱把備震風凌雨之幘幪追琢璣璠供方澤圓丘之
琮璧豈應庸下偶玷選中伏念其質窳無竒學落不
殖少時磊落尚抱風雲之壯懷中歲蹉跎稍除江湖
之豪氣漫焉未能信之仕已不足畏之年周行萬
里之關山復累一陶之坯冶馬伏轅而蹇局直為仰
秣之謀燕巢幕以差池猥沐卷簾之顧南宮攷藝濫
厠使令東閣望塵曾微懇禱非天鈞妙于播物則小
人何以得輿茲蓋伏遇其官經邦碩德濟世元勳竊
規堯舜君民之仁豈數韋平父子之業寶鼎九廟以
衣裳之會金城四方於樽俎之前元齡入相二十三
年求賢則如一日吉甫薦士三十餘輩流澤蓋在異
時顧慙孤賤之蹤亦綴收羅之數其敢不溫尋宿學
討理初心商財賄計班賢恐孤德懋懋官之意厲廉
耻行禮義圖報先覺覺後之恩

代謝丞相啓

除倉部郎中

宋趙南塘

召來郡邸方懷報罷之羞擢真省闈忽被詔除之寵
省躬自失祗命難任竊以漢署五官郎位最居右地
唐分六部子司皆號要津歷古相沿在今尤重先朝

非州牧奏課著令弗除近歲惟廷臣請符代還乃拜
所選如是其人可知如某者材則凡民學非通士夤
緣假守厭滿平生巧者收逸而拙者償勞亦安諸命
賢之撫名而鄙之務實姑就所能幸樂歲之紆平與
疲旡而休息得終下考倘免大訶而部使謬推叨見
徵於恩旨掾曹陰教惡莫對於威顏以程資敘格則
既非於詢事攷言又若爾猥踰近比實駭衆聞况更
計之耗登關軍儲之緩急牙籌校籍下虞群皂之欺
赤管占辭上畏列星之笑豈伊蓄縮了此剗裁茲蓋
恭遇某官間世鉅儒濟時真宰播鈞埏於庶品委繩
尺於百工後先何心高下自見且謂裁約弊倖固當
刊印於予人鼓舞事功亦須越次而拔士致令極陋
過竊殊私某敢不思稱所蒙力鞭于後以官自氏不
萌速化之圖厥職何曹敢負素餐之責永言感戴未
易究陳

謝丞相啓

除兵部

宋方岳

贊畫戎垣恍若邯鄲之步策名政府又爲淮海之遊
江山未厭於逢迎歲月幾何其契濶一陶厚矣耳駕
懼然伏念某解襁褓於田間伍堦蓋於塞上每懷士
雅風濤作擊楫之聲竊憤元顏沙草瘞道邊之骨顧

頻年之多事豈吾國而無人乃飛塵餘韎鞞之腥而
淒雨嘯夔魑之鬼寧復煙火萬里之氣象祗傷山河
兩戒之圖書恨無能為惟有痛哭謂此曹宜束高閣
請俟太平矧多病欲歸故廬自知坎壈夫何誤渥仍
贊舊知與聞典故之藏增重賓僚之遣繁錯節盤根
之無取然輕車熟路之可尋芍藥楊州歎已老三生
之杜牧桃花觀裏笑重來前度之劉郎大哉塊北之
洪容此么麼之賤恭遇其官以帝典熙庶績以皇極
受群材日月亭午而無斜陰已開治象天地既交而
成泰道盡入鈞衡念窮邊有北獫狁之憂屬大閹重

東諸侯之寄遂使菁莪之樂育亦勤樸棫之能官某
敢不夙夜在公東西唯命文書盈於几閣固非庸陋
之堪勝廟筭運於籌帷式覬艱難之共濟庶洒腐儒
之耻用酬真相之知

謝陳丞相啓 除太學博士

宋呂伯恭

里閉堙沈久安分守膠庠清邃驟被韶除夫何迢遠
之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烝髦於萬宇課以度程
嗣絕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掛成均之屬號為儒者
之先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訖
心則呻吟佔畢之餘焉能責塞厥職升降視人重輕

如某者氣稟顛蒙志尚踈濶定交鈔槩不如歲月之多借助韋絃未覺悔尤之寡每因燕豫竊自揣量惟材謏故不足俎豆英遊惟識眊故不足權衡世變繼以閔憂之積益於寵利之踈干命義而微求匪惟失已飾庸虛而銜鬻又復欺人徒欲粗試於州縣簿領之間曷敢自通於廊廟鈞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知拜賜之端意者槩視戚踈曲加誘掖畀教導之任使豫懷燕廢之慚寬奔走之期使尚有討論之暇進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然何以領此茲蓋伏遇某官真宣天緯弼亮皇猷深封殖于丕基疇招徠於群獻荆金梁鐵責九牧以並登粵錘燕函列百工而咸在多取或容於舛誤廣求遂逮于屏愚其敢不紬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蠹簡倘輸毫髮之勞一世龍門庶合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代謝丞相啓

除監丞

宋李 劉

烏幕充負方驟通于閨籍雉工列屬更躡造于朝紳不三閱月之間乃兩承天之寵感恩踰分拊已增慙竊惟國朝立法之至公人材循序而後進縱有特頒之殊渥亦難盡越於常規如某者稟質顛蒙賦材迂滯蚤記教忠之訓未知造道之方摘句分章粗耻空

談而無用陳力就列豈敢大言以為欺容貌不能以
勝衣智畧何有於奏輻適英主際中興之運而外夷
懷內附之思遂令白面之書生往贊碧幢之元帥雖
戎政無能為役然君命寧敢辭難齊人歸疆正可閔
離離之黍周行多士詎欲伐坎坎之檀敢圖稟議之
來游沐超遷之寵甫離七階之選遽參二監之聯家
人蓋有嚴君昔君是職癡兒未了翁事乃世此官謂
可既材能不及于中庸又名實未孚於上下挈提至
此稱塞謂何恭惟某官命世宗工爽邦碩輔積十五
年秉鈞之績成七十城憑軾之功謂明主立政惟人

當廣開於塗轍而宰相代天理物難純用于規繩將
收度外之材用作邊隅之氣必使蒙臯比以出姑為
買馬骨之謀故略等夷特加簡拔某敢不仰銜恩意
退激懦衷指心誓報于寵靈臨事益思於忠力得人
朝廷得人幕下無愧石洪温造之流遇我國士過我
眾人明辨中行智伯之報

謝執政啓除國子錄

宋李 劉

枹關金耀已汗掌故之科分席黌宮初乏知新之學
進非有德遷不以勞永言小善必錄之由全出大鈞
無琅之造所感厚甚無謝可乎竊以太學風化之本

原其來已古大夫國人所矜式必立之師故雖尾僚亦關首善道出羲皇而過屈宋猶曰於我何有哉文規姚姒而逮莊騷尚聞有笑於列者不善螟蛉螺贏之祝寧無驪駒狗曲之嘲伏念其學不知方仕未能信呻其估畢缺師友之淵源著之話言皆童孺之糠粃冒昧登畿之綬追隨筦庫之家甲第梁肉之紛紛豈謂我設窮年膏油之兀兀反教人爲敢意成均獲齒糾錄居然從國子先生之後何以報王公大人之知伏遇某官該輔天功奮庸人望收斂攻教恐駑馬有十駕之材搜攪流離謂鱗鱗皆九斝之選亦旣招

諸生而立館下不嫌養萬鍾而教國中憐其役役之常課以循循之誘某敢不益磨行檢謹飭廉隅孝先晝眠正恐嘲師之無筭昌黎晨入詎應詰匠以爲楹

謝執政啓

宋李 劉

金耀庀司愧乏主書之最璧流選屬幸叨糾事之聯非有清資而至然夫何素望之及此一陶厚甚三省矍然竊以化民成俗由學乎其來已古授業傳道解惑也必惟其賢况風化之本原尤國人之矜式伏念其稟資苦窳殖學踈蕪小人可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見大慙謂之大好乃瑣碎俳偶之辭敢意登畿獲

齒筦庫陳人無用苟安掌故之蹤名士滿前詎看百
善之職忽蒙分席莫遂循墻有先達者為之前尚恐
後生之可畏占小善者必以錄益知大播之無垠伏
遇某官柱石九埏權衡百度粉米山藻之色別繪以
袞章鹽梅水火之味殊飪之鼎實雖當青衿刺學之
後不替緇衣好賢之心有憐蠹魚之專俾致螟蛉之
祝天位與其天職是豈出王公之私人患好為人師
特恐犯聖賢之戒某敢不益磨行檢加飭禮維懲創
孝先之晝眠追隨冒黎之晨入命汝教胄豈徒教小
技之文章匪我求蒙願勉求放心之學問

謝丞相啓

除國子正

宋魏鶴山

脫從事衫遽拜十行之札入司成館謬尸五等之規
抱空而前揣分非據某疆齒童縫未識門戶蚤丁休
運誤甲儒科半生負白米而斲黃精一日泛紅蓮而
依綠水但知向扶桑而撐轡不敢效鯨鮓以迎陽豈
期束膠典教之除或在西莫終更之後不以八千里
之僻陋薦頒一再命之寵榮且蘇子瞻由制舉外尚
未堪記注之選而彭器資以高科取由三赴吏曹之
銓安有官以儒名乃使得之望表靜循踈迹之迹實
有根柢之容茲蓋伏遇某官柱石本朝津梁斯道不

出長安七年而至宰相夷夏登瞻大開東閣三館以
延賢人衣冠傾屬凡所進退一惟中和致令肖翹亦
預塊比其誓當嚴履踐以圖稱塞之實不欲以名第
為博溫飽之資總儒官三十六人濫巾有覲令中書
二十四考託庇自今卷卷皈依萬萬儕等

謝丞相啓

國學○摘錄
發端自叙

宋李 劉

璧水綴負已抱罔功之愧金閨登籍復叨寓祿之恩
以聖世優職事之常而愚夫無善狀之著以此刈薪
於翹楚斯亮天功如其不稼以取禾曷孚人望感大
鈞無垠之播物欲小子有造於成人進之東膠告以
南面如絲如綸而如縵有蹟自天在泚在陵而在阿
孰為之地

謝丞相啓

除京
教

宋危昭德

披餘蔭於台躔始恭桑梓分冷曹於天府忽玷陶鎔
賜厚以榮感深而愧竊以官以教為職名已非輕師
以道為尊實須相副倘省躬尤憊于前哲豈抗顏無
愧於後生矧神京泮水之間在天子辟雍之側多士
之聚四方所瞻領袖一非佩衿何賴以韓愈三書之
上未得四門之博士以鄭虔萬古之名僅有一官於
廣文胡選之艱其責實重如某者少而不敏長亦無

奇奏賦春官星已踰于終一橫經下國績纔就于考
三喜從憔悴之餘稍有板援之漸士皆從史鬼乃擲
揄堪笑貧身所求升斗水而救轍之涸云胡遠次欲
以幾何壽而俟河之清非惑其言亦切所急今日山
公之啓事幸有我名異時文正之書囊豈居人後茲
盖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古之謀人惟其有德克享天
心故能奮庸以熙帝載為國之幹事君以人謂鄒陽
輪困無取之材或為可用而表相篋積不滿之處允
許更容故使迂踈有此僥冒其敢不攻其不足歸以
自求忍其已熟之窮需此可致之日鳩起控地既得

同莊叟之逍遙焉飛戾六尚均被周家之長育

謝丞相啓 堂除

宋劉克莊

京華調選分甘寒峻之小淹邊郡簡僚忽沐公朝之
過聽誰為之地命降自天銜吾相之深恩橫孤生之
感涕自皇上聿更於聖化而元台實秉於國均政出
中書方揭示至公之道士生斯世寧忍為自棄之人
伏念某學墜家傳仕繇門蔭世緣薄甚但思築精舍
以讀書生意蕭然未免棄釣竿而遮日然亦自量其
小器曷嘗敢問於大鈞念自媒非素學之所安而躁
進亦先賢之深戒因辭東閣退理南轅敢云下走之

姓名竟入上公之省記厥今邊防未弛吏瑣方嚴夫
何迂緩之人亦預使令之品俵儀而往惴惴不皇茲
盖伏遇某官謀謨合乎伊臯事業陋夫管晏乾旋坤
轉身獨幹於機權地負海涵衆莫窺其涯量既闢招
徠之數路復張廉耻之四維崇朴厚而黜虛浮獎恬
退而抑趨競凡佩玉奉璋之彥已畢在廷雖抱闕擊
柝之流亦令得地不然魯鈍曷出陶鎔其敢不思再
世之所蒙感清時之難植尚竭方剛之筋力庶幾少
補於絲毫左右爲容初乏一言之借譽東西惟命誓
捐九死以報恩

謝丞相啓

西宗到任
宗正可采

宋趙南塘

分符內輔敢當牧御之才改命外宗辱實表儀之地
分斯過忝顏曷勝慚伏念某一介鯁生諸姬䟽屬少
而好賦矜童子之雕蟲老於斲輪悟古人之糟粕嘗
欲輕霸王之畧庶幾驚聖哲之場不爲縣匏稍著汗
簡而文章無足用世風采莫能動人乘馬從徒亦叨
榮於麾節上書歸印將弛疾於田廬敢圖漢詔之新
趣洩周盟之長使之任老事而受壯祿處散局而通
要津祭酒之稱甚都考功之課弗責藉令自擇寧復
此多茲盖伏遇某官鈞播萬殊網收片善開東延見

盡歸翹館之英虛左起迎猶察夷門之隱謂長裾雖
乖趨走然敝蓋未忍棄捐譬諸輪囷之株樹之廣莫
之野辟疆宗正幸修三世之官子雲太玄請畢終身
之業持茲報德諒不辱知

謝丞相啓

幕官到任

宋李 劉

掃曹相之門慙非齊俊趨嚴公之幕已次蜀都仰銜
坏冶之陶退整韋弦之佩輒于消吏肅布謝牋伏念
某窳薄無堪欻畸可笑徒緣稽古之力永忘及物之
心然既更憂患之嘗亦漸失賤貧之耻惟是受禕允
之任居然乏群博之材大鈞坱圠以無垠寧忘匹夫
之求備小技卷曲而不中徒勞巧匠之旁觀每念食
浮倍成顏厚此盖伏遇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王
曰惟爾君陳率由舊典時則有若伊陟克對保衡積
十年調鼎之功成四海覆盂之勢云如某者戰野
非長銘山猶勇觀我奇士極知東閣之多賢裕乃父
功只頌西平之有子

代謝丞相啓

摘錄頌德自叙

宋李 劉

茲盖伏遇某官鹽梅家學衮冕世臣一柱擎天獨扶
千萬間之廣厦三槐蔭地詎數十八載之中書每翁
受以敷施務兼收而並蓄惟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既

杜閉群枉之門故求者不予予者不求以恢弘志士
之氣其敢不仰思識拔誓竭糜捐赤水無心詎敢作
還珠之語自雲在目願終憐負米之情

謝相國啓

除吏部
摘錄自叙

明王士騏

父書蚤讀雖知激烈古心吏事晚更實恐周章時用
深惟三銓衡石之重實擅九流刀尺之權左稷契而
右臯夔正際連茹之會前馬裴而後盧李始絕市瓜
之嫌皮裏陽秋敢謂稱量之審胸中水鑑勉持檢鏡
之明

謝內閣啓

河道陸兵
部尚書

明潘季馴

彤宸宣綸祗拜夏官之命黃扉推轂彌深夕惕之懷
揣猥瑣以何裨顧恩私之罔極捫心興感載筆空慙
恭惟某官赤舄崇公丹書碩輔量休休而蕪蓄才猷

集羣詰之全明炳炳以長懸鑑藻盡千官之器事關
軍國雖盈庭之擬議常淆筭預淵衷而當軸之訐謨
自定頃者河流內徙鯨波汨九陌之觀乃致餉道中
堙鷁艦滯七藩之運水使者漕使者令權既旁午而
無歸復故渠初新渠臆說且紛呶而靡一仰茲石畫
具挹槐謨百萬胥靡勢同一指累朝曠勩無待三秋
惟知人任人在上者不惑于銷骨鑠金之口故以水
治水在下者得効其蠡測管窺之愚詎意殊榮誕施
末品方懼前恩之未報忽驚新命之渚加辭水土之
濱而登堂階之上舍畚鍤之役而握機務之司校甲

為崇轉勞成逸因沈疴而請告自愧非情肆温時之
重頒益慙逾分一時異數被藉無雙三繹微衷鑄鏤
百倍用修蕪牘莫罄丹忱犬馬餘生自誓馳驅之伊
始甄陶大冶願言造就之永終海晏河清長觀太平
於有象文觀武曜遙沾相業於無疆

謝內閣啓

陸南京掌翰林院

明田一雋

陪京地重非輕望所宜居詞苑班高豈下材之敢擬
幸曲成於大造輒濫及於庸流受寵若驚履任增惕
伏念其技同鼠短學僅豹窺謝史局之三長虛糜歲
月淹故山者七載復覩雲天曾幾何時驟遷斯任蟠

木無容於左右斷材忽被以青黃舊都新街儼矣下
大夫之後散材要地居然衆史職之先何德以堪非
願所及茲蓋伏遇某官聖賢之學帝王之師維地柱
天通兩儀清寧於八表治今復古自三代唐虞而一
時然且休休有容孜孜樂善逆心必求諸道與人
不責其全蓋練五色石以補天參辰並列譬儲萬金藥
以壽世溲渤兼收遂使侏愚獲塵清選望龍鳳渚以
去地且龍盤自魚鳥鄉而來恩非魚貫逮鴛轅之南
發儼台馭之下臨窮巷傳呼道路夾觀而共羨上方
筐篚妻孥什襲以爲榮祗奉除書敬將明命已於某
月日弭舟江渚攝篆詞垣稽首闕廷瞻威不違于咫尺
輸心綸閣戴德詎止於尋常敢不勉竭衷愚期承
鞭策望丹地深蔽之幄莫贖高明讀木天汗漫之書
敢忘職業

大人之後... 伏以... 必求諸道... 人...

類函類業

神英聖... 聖... 天... 書... 只... 餘... 閣... 難... 辨... 止... 欲... 奉... 常... 郊... 不... 缺... 既... 東... 思... 世... 承... 且... 日... 既... 承... 玉... 清... 量... 業... 詰... 匪... 首... 闕... 我... 訓... 效... 不... 盡... 于... 以...

啓雋近體卷十六

類函二十八

東吳俞安期羨長彙編

上饒王嗣經日常同輯

陳留謝肇淛在杭訂定

宰相部 十四

宗正到任謝

西宗到任謝丞相啓

宋趙南塘

分符內輔敢當牧御之才改命外宗辱實表儀之地
分斯過忝顏骨勝慙伏念某一介鯁生諸姬疏屬少
而好賦矜童子之雕蟲老於斲輪悟古人之糟粕嘗
欲經霸王之略庶幾驚聖哲之場不為縣匏稍著汗

簡而文章無足用世風采莫能動人乘馬從徒亦叨榮于麾節上書歸印將弛疾于田廬敢圖漢詔之新趣涖周盟之長使之任老事而受壯祿處散局而通要津祭酒之稱甚都考功之課弗責藉令自擇寧復此多茲蓋伏遇某官鈞播萬殊網收片善開東延見盡歸翹館之英虛左起迎猶察夷門之隱謂長裾雖乖趨走然敝蓋未忍棄捐譬諸輪困之株樹之廣莫之野辟疆宗正幸修二世之官子雲太玄請畢終身之業持茲報德諒不辱知

巡撫到任謝

謝諸閣老啓

遼東巡撫到任

明方逢時

形勝古三韓壤畫全遼之境封疆今四輔官隆專閫之權自非超群脫類之才奚稱秉鉞分符之任竊念某江漢腐儒塵沙賤吏行虧獨立空懷獻璞之心跡冒群疑屢困鑠金之口暨來上谷彌究下流方敢負乘之羞敢覲登臺之選恭惟閣下道隆山斗學究淵源秉一德以格天已懋保衡之烈式九圍而弘化尤先牧伯之求克欽承以旁招迪忱恂而告教博詢輿誦徵察薦言故以樸櫟之微亦在掄擢之內略其負

俗之累加以出格之推散地孤踪驟躋津要藩垣末
品頓躡清華第簿書餘技豈足措諸保釐而奔走僇
驅何能堪夫屏翰是誠以蚤而負山奚翅載驪而取
道循墻切懼仰屋增慙敢不益勵初心圖全晚節置
勉夙夜翼無忝于生成慎固邊隅庶仰酬乎知遇適
值冬防之日棘遂當歲暮以宵征甫及人疆卽已受
代隔離山海仰止雲霄光照匪遙瞻依靡已敬陳蕪
語用展葵衷

謝嚴相公啓

起江西
巡撫

明張時敏

材非騏驥自安分于鹽車質本鷦鷯敢妄希于鵬運
過蒙獎拔薦歷華崇近罹謚詠之言益藉匡時之庇
多方洗雪信自守之無他違衆甄收冀將來之有立
起耕漁于東海再厠簪紳建祭戟于洪都率光屏翰
顧不肖跡方昭于貝錦心尚惕乎弓蛇仰承吐握之
勤勤徒深負乘之耿耿委身殉國雖云誓定于胸中
以人事君終恐貽羞于門下力難志逮慙與感併

謝三閣下啓

兩廣督
府到任

明蕭彥

竊念其猥抱散材倖蒙殊眷起家未三載輒由蜀轄
而進撫粵臺報國無寸功俄轉部銜以移臨制鎮甄
拔既超常格驅馳兼就熟途雖由當宁用人之如轉

園寔藉在朝知己之共推轂恭趨新命方持節以入
轅門注慕舊恩亟勒牋而投綸閣敢不廣宣廟略俾
四陲悉淨夫妖氛增異邦基自千里未綏于桑土庶
無負聖明之特簡且不虛鉅碩之相期

代謝江陵相公啓

陞四川
巡撫

明屠

隆代

三台朗曜開妙氣于東華四海陽春酌太和于北斗
捧卿雲于蓬島觸望生光升曦日于扶桑曾無私照
昴宿匡時父老謳歌于西漢簫韶奏律遠臣鼓舞于
南薰恭惟相公閣下五岳竒姿千秋間氣夔龍德望
關洛儒宗正元宰以秉國樞萬方延頸矢忠良以酬

帝眷百辟輸心陽和悉遍于遐陬枯朽遂沾乎汪澤
其材同襪線職濫封疆三載吳門寔深積釁一朝益
部復忝新恩波臣龍子之鄉既不能竭涓埃于東海
蠶叢魚鳧之國又何由布威德于西陲是皆納垢包
荒賴大人之偉度吹枯植朽荷玄造之至仁感惟刺
骨言不宣心睹漲海之波濤雖去吳能無回首望連
雲之棧閣將入蜀尚爾搖魂叩帝闕其靡由彷彿天
門之色仰台垣而徒切夢寐袞衣之光

代謝申相公啓

陞四川
巡撫

明屠

隆代

龍德正中逢時則駕鴻庥遠被翊運彌昌建神功于

八柱何物非恩司真宰于三台有生胥戴恭惟某官
河嶽竒英鳳麈異彩口吹玉律散四海以陽和手握
金杓調六氣于時令某志切消埃材同瓦缶濫竽憲
府秉鉞江壖三年東土媿保釐之無功再歷西陲荷
恩榮之有赫時維七月流火之秋方興農事詎意大
浸稽天之患陡作波臣慨稼穡之泮傷過深閉閣賄
閭閻之蕩析悲慙向隅是惟待罪而靡遑敢冀蒙恩
而濫擢茲皆賴師相念一呂有龍門之雅或假二天
于鴈塔之私情既属于枌榆恩幸叨于檇散拜祭戟
而消魂戀戀金閨之月望劔門而極目迢迢玉壘之

雲口莫榆揚心知感激平生山斗中夜台垣

代謝浙江相公啓

四川巡撫

明屠

隆代

天門日朗光照窮簷大地陽回春生幽谷當黃扉命
下極四海咸慶風雲荷冊詔遠來某一人實先雨露
顧寸心之感激詎尺素之能宣恭惟相公閣下北斗
儒宗東華靈寶青年及第太史奏絳殿之雲黑髮公
孤上相捧瑤天之日某河西庸品江左濫竽三載徒
縻一官莫效拜茲榮命益悚殊恩開府建牙已媿東
方之千騎褰帷就道復慙西土之雙旌恩寔深于吹
噓感難忘乎銜結立吳門而礙足練目極魂搖登劍

閣而望三台形留神往

謝閣下啓

陞四川巡撫

明屠隆

伏惟開府建牙實乃紀綱重地宣威布德必須經畧
鴻才矧天梯石棧間關素號益都玉壘我眉險絕無
如蜀道國家咽喉之處更重南中廟堂籌策之勞累
勤西顧是惟得人乃稱任使何期鉅任謬及匪材某
性資蠢直智計庸濫竽江左久玷烏府之榮秉鉞
東方莫拯鯨波之管歲事多虞祇自深臣子尸曠之
責民饑當卹曾未宣君父浩蕩之仁忽荷新恩益慙
舊職蜀部關心已擬西人之旌節吳雲回首敢忘東
土之黔黎戴天履地微誠願比于蟻蟻足國安邊綿
力誓捐乎犬馬春和秋肅仰希先哲之寬嚴內安外
攘務布朝廷之威德

謝三閣下啓

陞鄧陽巡撫

明裴應章

某樗櫟散材駑駘下乘自分匠石之不顧敢覬孫陽
之見收不謂誤辱栽培謬承甄拔頒絲綸于闕北濫
及匪人授節鉞于郾西叨膺鉅鎮惟茲諸省交衝之
會且適三軍譟譁之餘人心危疑紀綱廢弛必資兼
文武庶符張弛之宜非智運經權詎奏安戩之績某
胸無兵甲豈伊人哉身任封疆非其據矣蓋容臺典

禮官不過駿奔走向慚俎豆之未聞矧鄖鎮臨戎職
在于布恩威曷稱干城之重寄雖犬馬之心勉期自
盖而鼯鼠之技循省易窮繹思推轂之恩愈切僨軼
之懼伏願俯頒成筭指示迷途庶奉以周旋克審懲
前之慮慎斯以往聿修善後之謀

謝葉相公啓

國朝諸啓惟此公及董見罷數啓甚得宋名賢心髓但恨其少耳

明錢士完

伏遠藩牆亟踰年籥挹徽音于揆路戀逐時移竊餘
潤于奧雲感隨時至恭惟閣下氣鍾五緯文藻六經
適我后垂衣端拱之辰是上相秉軸經營之日衆言

方亂守之以靜而自澄庶政漸隳整之以暇而悉舉
凡所紆畫具有建明而猶獨坐退思之巖深懷凡几
高啓平津之館不恡翹翹警諸播六鈞者無垠故雖
占小善者必錄念其學未聞道材莫猶人南遷典客
之司已虞謫滿旋正固卿之命忽玷榮除詎有清資
而致然曾何素望之及此敢不勉圖驅策覬答甄陶
廉比公儀無改懸魚之操謹同石慶常存數馬之心
庶幾却日揮戈收效入桑榆之境豈必順風擁篲銜
恩歸桃李之門

代謝首相啓

操江到任

明董應舉

陪京執法久玷風裁獨坐參司倏躋副貳惟國家根本之地係東南綱紀之樞江通鰲海時有警于揚波地本龍居亦戒心于竭澤自大僚慎簡五院之長久虛而庶職漸隳八印之名徒具孰資彈壓何計綱繆况其謫材當時多事乃以江防而兼攝且又衰朽而支吾雖亦有心終苦于術望之短縱云歷考安見為憲業之明徒仰藉于陶鈞幸無虞于豐芭方歸燕及何績可言猥被鴻私歷階而進步未移而玉已改責已重而報為難自惟缺然何以至此茲蓋伏過閣下上同一德旁燭萬情深惟社稷否泰之機包荒下士俯念人材終始之少圖任老成故此誤恩及于不肖自作郡以至今日由守相而參大僚久在夾囊之中倏至臺司之上叨逾褒袞勉策疲驅蓋愛人必欲與其成實君子莫大之善報知不自愛其力則通人共有之情況先恭簡嘗為此官懼墮家學且今時事稍異于昔虞有後艱終恃大匠之主持庶幾薄材而得効餘生可畢敢存患得患失之心元造苟酬將遂一丘一壑之請

謝內閣啓

陞南京掌翰林院

明田一儵

陪京地重非輕望所宜居詞苑班高豈下材之敢擬

幸由成于大造輒濫及于庸流受寵若驚履任增惕
伏念其技同鼠短學僅豹窺謝史局之三長虛糜歲
月淹故山者七載復觀雲天曾幾何時驟遷斯任蟠
木無容于左右斷材忽被以青黃舊都新銜儼矣下
大夫之後散材要地居然衆史職之先何德以堪非
願所及茲蓋恭遇閣下聖賢之學帝王之師維地柱天
通兩儀清寧于八表治今復古自三代唐虞而一時
然且休休有容孜孜樂善逆心必求諸道與人不責
其全蓋鍊五色石以補天參辰並列誓儲萬金藥以
壽世溲渤兼收遂使侏愚獲塵清選望龍鳳渚以去

地且龍盤自魚鳥鄉而來恩非魚貫逮駑駘之南發
儼台馭之下臨窮巷傳呼道路夾觀而共羨上方筐
篚妻孥什襲以為榮祇奉除書敬將明命已于某月
日弭舟江渚攝篆詞垣稽首闕廷瞻威不違于咫尺
輸心綸閣戴德詎止于尋常敢不勉竭衷愚期承鞭
策望丹地深巖之幄莫替高明讀木天汗漫之書敢
忘職業

蘇鄉業 于石斷材忽被以青
策望世世采薪之對莫贊高阳
解公餘閣煥新詣出干華常
日取舟工皆盡業同臣辭首
道妻孥十幾以爲榮那奉制
謝台勉之不詔願若軒和
此且請盤自魚鳥憐而來恩
非魚貫求驚濕之

巡按到任謝

代謝西府啓

四川巡按到任

宋唐 庚

五嶺乘輅已慙非據三巴擁節復忝殊私榮踰望端
感結情外伏念某奮身仕版通籍朝纓擢自冗流承
乏水衡之屬繼膺異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
于寵靈而臨事輒牽于才分二年攬轡竟無尺寸之
功萬里還朝猶在品題之目重申異命出按坤維地
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無施設之勞用
省空踈一何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材猷絕世名實在
人定策兩朝炳著安劉之業久謀九德巍標贊禹之

功曲憐孤單未遽遐棄瓶壘易溢憂小器之顛擠陶
冶無私荷大鈞之塊北求懷銘佩有激肝脾

藩司到任謝

謝李相公啓 藩司到任

明吳維京

恭惟閣下懷柔邦國聿昭燮理之功簡拔人材每急
鈞衡之重曲酬常變必正紀綱其材稟社樗匪勝輶
輪之斲步隨欵段終非鞭策之良員具齊東感遷望
外謬承兩藩之委非當一而之才誤入品題過期効
用官真竊祿路寔妨賢緬維東南本財賦之國而吳
越尤根本之區未息干戈復罹災旱此正拯溺救焚
庸劣之所以兢業益深也惟欣國有元老終期海不
揚波行有未能恃茲無恐其自八月六日渡江經旬

抵越殘倭將散全浙稍寧謹馳謝公統茲申報

閩司到任謝

代謝丞相啓

潭州帥到任()以宋李廷忠下三啓正合今式

宋李廷忠

守藩離水莫奏膚功分閩湘流又承嘉惠仍進璧奎
之直益華翼軫之旁知勤洪造之甄陶敢廢小夫之
竿牘恭惟某官乾坤間氣社稷世臣一日萬幾殫輔
贊彌縫之力九州四海知親附鎮撫之心故齊人章
章有侵疆之歸而魏地糾糾方樂郊之適非用儒無
敵于天下何不戰可屈于人兵惟公克成厥終未息
四夷之警俾予從欲以治允為萬世之功况方中二
十四考之書詎容專五三六經之美某久違東閣幸

宅南郊徒以奉萱草之親難于戀梅花之外所祈便
養徑歸縣上之田亦欲投閑稍養漳濱之疾豈意大
鈞之缺北復容小相之回旋爵祿而崇敢但襲荆潭
之倡和中和並布庶無傷衡岳之扶輿

代謝任參政啓

潭師到任

宋李 劉

輿轎隴嶺方營三徑之謀鼓柁浮湘又玷十連之寄
在相國知之至矣殆鄉人善者好之昉滋事之云初
豈修辭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今而心古氣勁而貌和
學問淵源得尊主庇民之道緒餘土苴為開物成務
之才自翊輔于天樞迄規恢于土宇晉參大政益播

壯猷天將降任是人庸釋高文之宿憤于惟克邁乃
訓共觀周召之同心某分闔罔功歸田已幸敢意躋
班于延閣更令承惠于价藩惟是清淑扶輿之區尚
多愁恨嘆息之俗鼠竊已甚蚊負奚堪必先達之士
為之前焉既感裏言之賜有刺史之榮無其難者尚
祈終惠之私

代謝鄭參政啓

潭師到任

宋李 劉

顓天還印甫舜五嶺之炎易地剖符遽得三湘之勝
將母固諧于安便拊躬但愧于叨逾冒再僂而弗俞
知一陶之有自恭惟某官才弘而毅器博以周醴假

無言贊一日萬機之運柔嘉維則聳六服群辟之瞻
人固料代何之用參上亦知安劉之必勃兩地碧雲
之暫駐既厚仔肩九天黃道之安行亟膺顯而某守
藩弗績席蔭終更所願歸田徑返林鳥之哺敢期易
鎮竟為檣燕之留惟一重一掩號淳古之江山而九
辨九歌餘芬香之草木豈小材之能任由大造之曲
成謂國小不足回旋此豈為我輩而設使政平而無
愁嘆庶不為門下之羞

謝兩府啓

摘錄
自叙

宋劉 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于人物

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
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眾智非過庸擢從
講闈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
缺然曷以稱此

謝丞相啓

除福
州帥

宋真德秀

公道天開適登庸于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于元戎
貢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
朝三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敷歷洊試劇
煩秋毫未報于上恩霜鬢已催于暮景重臨作屏南
幸及期郡計殫于囊括席卷之餘若為支柱民力困

干澤竭林焚之後曲費拊循雖生意之浸還曾初心
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霆奮地之鳴群
枉杜衆正開內既新于黜陟長官平太守好外亦妙
于選掄乃于斯時有此殊渥青衫幕府猶憶舊游白
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郡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
之所繇政苟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
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瘳之可賀而
根元尚憊之宜憂身爲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
障職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
家以公忠安社稷力禪一聖英明之斷盡洗頻年會
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慙于古裴葺相而無債
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
鄉閭爲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苟行詎有禁闔淮
陽之簡遺風可仰懷潁川渤海之師皦然丹衷如此
白日

謝丞相啓

除隆興

宋真德秀

治郡無功遽躡分于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于殿廬
以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衮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
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諍乃
論事以不休息雖本于納忠迹或隣于出位明良在

上獨知衛綰之亡他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
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揚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
逾漫無稱塞茲由平海改鎮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
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帥鉄鉞之寄在昔所重于
今尤難吉水崆峒有未馴之獷俗富池溢浦有當阨
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徇于
僥倖軍政弛于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他役百壘
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名未始修元戎
之職盍疇耆哲稍昇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臯之在
唐室繕城修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
扞防抑亦壯兩淮之聲援退循驚怯曷稱使令恭惟
某官論道廟堂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夷既憚于有
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于置帥孰云妙簡猥及迂儒
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鸞佩玉敢窮歌舞之
娛蓮篔投標益勵恭勤之節

臣等以老愚雖萬言不與易也敢請朝廷
林則文分夜式之

通漢如神聖力自... 標帶之區其位則... 今尤輝古不... 吳並翼外... 其類不志... 入憲及四... 某官能直... 秣劫世亦... 憲司到任謝

吳並翼外對益憫恭維之消

其類不志暮古入以奔王空鼎繼廟王姬讓海隸之

入憲及四六內此亦幾千置怕想云妙簡野及玉謂

某官能直顧堂非雷神氣如由萬里不決對前于有

秣劫世亦扶兩部之種對出前黨封昌爾對今恭維

憲司到任謝

謝丞相啓 除江東憲

宋劉克莊

置之閒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啓擬
衆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涖
忝弓旌輒投畧獲怡然膝下戲披萊子之衣久矣夢
中奪去江生之筆力耕以給公上閉關而絕交游有
一丘可以老焉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報登庸之
麻制夕分披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著衣裳而顛
倒方今聖君賢相亦既拔茅而彙征自昔志士仁人
豈若繫匏而不食頃忘駑劣遂許驅馳歛美讞繁而

耳目不能周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有呻吟顛
顛之態郡邑少忠厚愷悌之風每隱心爲之顰眉欲
繩法多所掣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遣行終恐不才
煩希文之勾去伏遇某官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
杜斷之長手玉尺以董材躬黃二而論道宸極下移
于魁柄寰區益峻于巖瞻肆覃忠厚之風首振淹滯
之拔省循僥倖終始遭逢某敢不詳慎爲心哀矜弗
喜乘軺攬轡期澄江左之清望日披雲采恨長安之
遠

謝梁丞相啓

除廣西憲

宋林艾軒

膠庠貳職莫助于成材嶺海一封更勞于推轂曾是
血氣既衰之日乃爲朝廷可用之人有此叨逾逮令
震恐伏念某受材最短見事每遲自塵汗于華途已
侵尋于暮齒儲闈進讀有如綺季之逢時太學備員
安得陽城之遺愛技亦止此人其譏之撫病骨以自
憐控危衷而有請豈爲望外乃在遣中顧茲蕭條場
屋之餘亦出禮樂皇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中惟獨
立大實兼容于是四夷聞其風而以一相處乎內對
平津賢良之策乃在盛年進宣公仁義之談適當暇
日遂令藁質亦展微勞某敢不矜恤鮮民滌除滯訟

究北流商鹽之弊塞南州買馬之萌奏牘三千或有
禪于末議行年六十當無負于新書敬敷惻怛之懷
庶答生成之賜

謝宰執啓

除閩
憲

宋周必大

坐廢八年莫瞻上衮安居三逕每荷大鈞雖依歸造
化以甚勤而通徹姓名之無路忽叨進擬倍劇兢兢
念扣閣以非遙愧達函之已後伏念其少而孤苦長
則迂愚得未足以償亡譽不勝于積毀竭從幽屏痛
悟昨非甘爲灌園負采之游寧復結綬彈冠之望豈
謂起之野服假以繡衣惟感世難逢非不抱賤貧之

耻惟輶車甚寵非不貪禮樂之華顧才譎之無堪且
病衰之有素冒陳私悃洊瀆公朝當文王之作興適
伊尹之自任有來多士共圖王室之寧不使匹夫獨
隔聖人之澤遭逢若此進退何居恭惟某官皇極爲
心泰和斯世身兼九德不以尚人士挾寸長豈容在
野善類聞風而望賜治功指日而格天如某者何足
記憐亦叨收拭始逡巡以避蓋自揣于非材今竭蹶
而趨懼固違于成命倘得一登九級之陞退望三槐
之庭雖汰斤隨之而志願償矣天暑未艾巖瞻正崇
冀加御于鼎珍以求隆于邦棟

謝政府啓

提刑陝西到任

宋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
 將何補于事功徒有慙于面目伏念某迂踈末學鄙
 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
 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庭之貢謾爲入
 格之遊敢意非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
 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
 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蠲仰大明之繼昭廷
 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
 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于入彀時皆謂之登

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秘籍瑱發見聞惟知反
 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倖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
 冥冥之志無赫赫之執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
 未能恐脩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冊與
 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矜安有本同而未異奚嘗先
 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部
 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
 迎餌詎爲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及類羊公之鶴嘆源
 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
 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何罪書

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書
復還舊直意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竊
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朴之喧囂精神
僅及于目前智慮或遺于意表蠅紛訴牒驅卽復來
鴈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關畏罪黽勉赴功入水必濡
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有
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凌祿未逮于孤窮
歲已驚于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
素多張禹之愛屢伸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
持假詳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

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爲盜素稱劇郡尤藉長才
自非水鏡無私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
冤顧煩闇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恭惟某官元功播
物一德亮天見遠業于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
同于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偃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
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不
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少
圖禪報上副陶成美蔭方休曾未虞于巨臂不才自
養終願託于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國無辨士區區為美劉大朴曾未與于已管不木自
或各而邊鄙無尚去以引風雖以中平野之安精少
神困而刃器幾矣雖九項不其守官為煥思與事不
同于善與人樂盡其木良則對以我高武既知千階
必一盡哀天良盡業于百為供太平之而姪命畢必
哀賻既聞之無掛匪巽命之端必恭對其官亦必
自悲水趁無味對謝不對似何以與以守去人不辭
尚屏而喜幸自樂於山而為盜亦無所懼亦辭其木

謝張相公啓

陸貴州提學

明吳國倫

恭惟閣下佐命調元膏均萬寓據忠負宸績冠三朝
豈惟衡洞之靈光輝由甫寔應文明之運伯仲伊周
眷自秉軸以來及夫代言所至上新主德下燭官邪
巖穴殆無遺賢要荒已多重譯此旋乾轉坤之學靜
運而不居由今復古之心潛孚而鮮迹有非尋常所
測識式聞闔巷所謳歌者也某久藉末光粗知嚮往
睠茲交泰之會益切闕觀之私且竊祿二十年餘已
落而復振投身七千里外分遠而心親雖推轂之恩
施于不報而求簪之感矢在不忘且六載無書非敢

啓集卷之四 卷一
愬然自絕一言于進卽恐負其所知今茲旋解戎衣
叨司學政祇當勉竭駑鈍仰報鴻私至于吐握之懷
所欲下問管蠡之見所欲冒陳則未敢遽及也

謝政府啓

陞湖廣
督學

明熊宇奇

山川相繆滌迴楚甸雄峰翼軫交輝星列皇家喬木
天下攀龍附鳳之士多生其間年來凌青遡紫之班
皆由此選必得獨照之匠可主斯文之衡某早歲受
知不過雕蟲敝帚之習中朝借譽亦惟金科玉簡之
良何期菲劣之才忽承文學之詔湘潭浩蕩許以承
流衡岳穹窿容其陶鑄固出神聖之獨眷寧非培植
之弘功冀勉副于宸衷卽遠違于芳躅清塵凝注祖
道徊徨引羽浮觴大臣之恩私已竭銘心鏤意書生
之分願非常茲因舟次潞河敬以緘傳鴻翼八行報
謝是宜會感風雲一札通誠爰旌企仰山斗

備是宜會颶風雲一此能精受致全叫山平
之令願非常萃因世必繼何錯以謝對然翼入行辨
宜所望月降平謝大田之恩峰日融論以難音書主
之與其莫德福于寔衷唱表數于共臨青壘幾三師

漕運到任謝

謝丞相啓

成都漕到任○以下二啓凡任督漕者備采

宋李 劉

再命典州愧偏城之玩愒六條遣使玷本道之轉輸
不由推轂之功全出轉鈞之賜恩隆頂踵感激肺肝
伏念某多病不才至愚極陋少年躁妄夏蟲語冰而
不知中歲險艱吳牛見月以猶喘進既乏犬雞之效
退已孤鷗鷺之盟比聞驪駕之虛大有鸚書之薦蜀
人題柱頗榮弩矢之前驅吳客思尊恐負樵蘇之後
爨駭采葑于下體孰蟠木之先容人則擇官官則擇

人上恩異甚用者不才者不用外議謂何此蓋伏
遇某官柱石九埏權衡六幕熙帝載使宅百揆燮和
歷二紀之間立太傅茲惟三公辭遜閱十年之久始
由孤棘出止顯槐窺於我如浮雲之心豈貪富貴有
迨天未陰雨之責尚克綢繆眷言黑水之惟梁正寤
青天之轉粟飛芻既急刻楮猶艱知其孰魚鳧之遊
念其無虺蜥之援特加識察俾効馳驅某敢不思廣
咨諏力圖任負二十鍾致一石無敢辭難百畝分食
九人亦當加念惟知鼃勉皇恤鴛庸流馬木牛倘可
息民而休士參龜籠鶴終希置散以投間

謝政府啓

除成都曹

宋李 劉

連四千石之任蔑聞蜀郡之歌餽十萬竈之屯仍玷
益州之分由支郡馳驅于本路恐短材蹙躓于長塗
令先甲以惟行命重申而莫避竊以雲門陸澤夙稱
夔害之膏腴石棧天梯素忌吮磨之牙血六步七伐
周不愆于庸蜀十鐘一石漢寔敝于西南兵不寓農
今益異古三逢單闕之歲一無強禦之人萬夫莫當
之劍關跋跋奔走五百餘里之石穴綽綽去來戰不
因糧敗必仇餉剝心醫眼忍能閉眼而不醫椎髓剝
膚安有曼膚之可剝此際把天隅之繡何術流地上

之錢伏念某不才之人無用于世教胄乏祝嘏之功
監州無展驥之功三暑爨侯分終身之不齒一寒瓦
屋甘俛目以為眉未能消愁嘆之聲更冀玷禮樂之
遣依蓮而泛綠水况當傍籌邊之樓轉粟而上青天
又可訪支機之石然造幣則刻楮難于刻玉調夫則
鑄人重于鑄金刈葵已覺其傷根緩步又難于拯溺
跋胡蹙尾劓目鉢心昧于一來瞠若四顧恭惟某官
基命兩社棟國九埏太微三光風霆闕流形之用洪
鈞一氣雨露無甘苦之分已欲立而立人道先覺以
覺後謂江漢朝宗于海必導岷而導嶓當荆益跨有
之時欲保吳則保蜀重載必歸于牛負畏塗何止于
鳥飛雲深憐滴博之邊水解思先零之漕乾矣曠矣
遇人之艱難矣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某敢不盡
力鞠躬愛人節用安危之意注將相使臣弗敢與聞
錢穀之問至廟堂君子惟能通志

代謝兩府啓

漕運

宋唐 庚

濫充星使未及瓜期殊無遷徙之勞就領轉輸之寄
便于私計出自鴻庥切以漕運一方按繩百吏其權
既重所責非輕軍儲仰哺于十州銓管復歸于八路
員多闕少憂注擬之艱難地瘠民貧苦均輸之窘急

宜擇經綸之士以觀施設之方其學術迂踈吏能短
薄少年氣銳謗有志于事功晚歲數奇已冥心于造
化偶從常調擢領使權曾未經年復膺新命此蓋伏
遇某官陶甄士噐匠石人材隆太平極治之基開並
採兼收之路曲成羽翼特借齒牙敢不推本上心欽
承厚德斧斤樛散少酬培植之恩篳策疲駑期盡馳
驅之力

司外倉到任謝

謝丞相啓

江西倉君到任

宋趙南塘

起之間曹使彼劇部絲轡服兩驂之罷鈇刀懷再割
之羞伏念某頃以凡蹤繆汗清署一違三館十有七
年蓋嘗乘障而才技絕庸尋俾察州而風聽弗競比
病辭于守紱蒙恩置諸宗盤養弟子以萬鍾甚慙優
禮待官府以八法獨荷矜容終更謂返于田廬給傳
又馳于江域雖文墨議論心欲語而已忘然儼御光
華身未爲于不遇此蓋恭遇某官度材建厦稱物持
衡寶守廟之龜百朋錫而不吝恢函牛之鼎萬斛注

之靡盈士有擁篲而卻行公輒捐印而疆授故如弱
植亦未遐遺維今常平所在文具山澤之禁徒密水
旱之備全疏伊欲覆覈耗亡則州家苦其煩擾將稍
寬網漏則國課責其殷虧靖言思之何道濟此惟其
博詢于利疚仰副廟謨庶幾少假以歲年卒申祠請

代謝丞相啓

湖南倉到任

宋劉後村

父臨支郡汰免為宜就建外臺超踰已甚孤子乏他
人之助始終出吾相之恩伏念某奮自羈單號稱迂
緩素拘牽于繩墨頗練習于米鹽辰不再來蚤失投
機之會老之將至始逢解瑟之辰然誤蒙拔擢以來

曾未有建明而去自收朝蹟愈繁化工甫須臨汝之
瓜遽剖衡陽之竹撫摩生聚粗竭區區玩愒歲時終
無赫赫又况庭闈耄矣鄉井邈然方深懷土之思乃
冒觀風之寄由屬郡徑分于小節蓋微生每託于大
鈞謂嘗宣牧守之勞庶幾知奉使之體靜言湖外夔
隔日邊民方困歲儉而苦饑吏或謂天高而肆虐既
尸庾事盍為歛散之儲况擁皇華敢廢咨諏之誼沐
寵光之特異凜責任之難勝伏遇某官開國功高格
天業鉅區分諸道用開元賢相之規選擇職司猶慶
曆名臣之意夫何鄙朴亦奉使令某敢不退省所蒙

恪共乃職固無奇節可酬當軸之知竊慕先賢安有
登車之志所為摧謝未易吐辭

代謝丞相啓

除淮
東倉

宋劉克莊

乘塞二年初無治狀觀風一路忽泰除書戴洪造之
生成拊丹衷而感慨伏念某起家孤立涉世寡諧耻
干流俗之虛名竊慕古人之大節豈不有激昂之志
勇于敢為惟其欠嫵媚之姿動而得謗已灰心于絃
冕甘屏迹于山林會公朝紀奔走之勞而聖世開孤
寒之路一分半刺二剖左符治郡功名既乏龔黃之
最守邊威望又慙羊陸之風屬謹備于邊陲粗宣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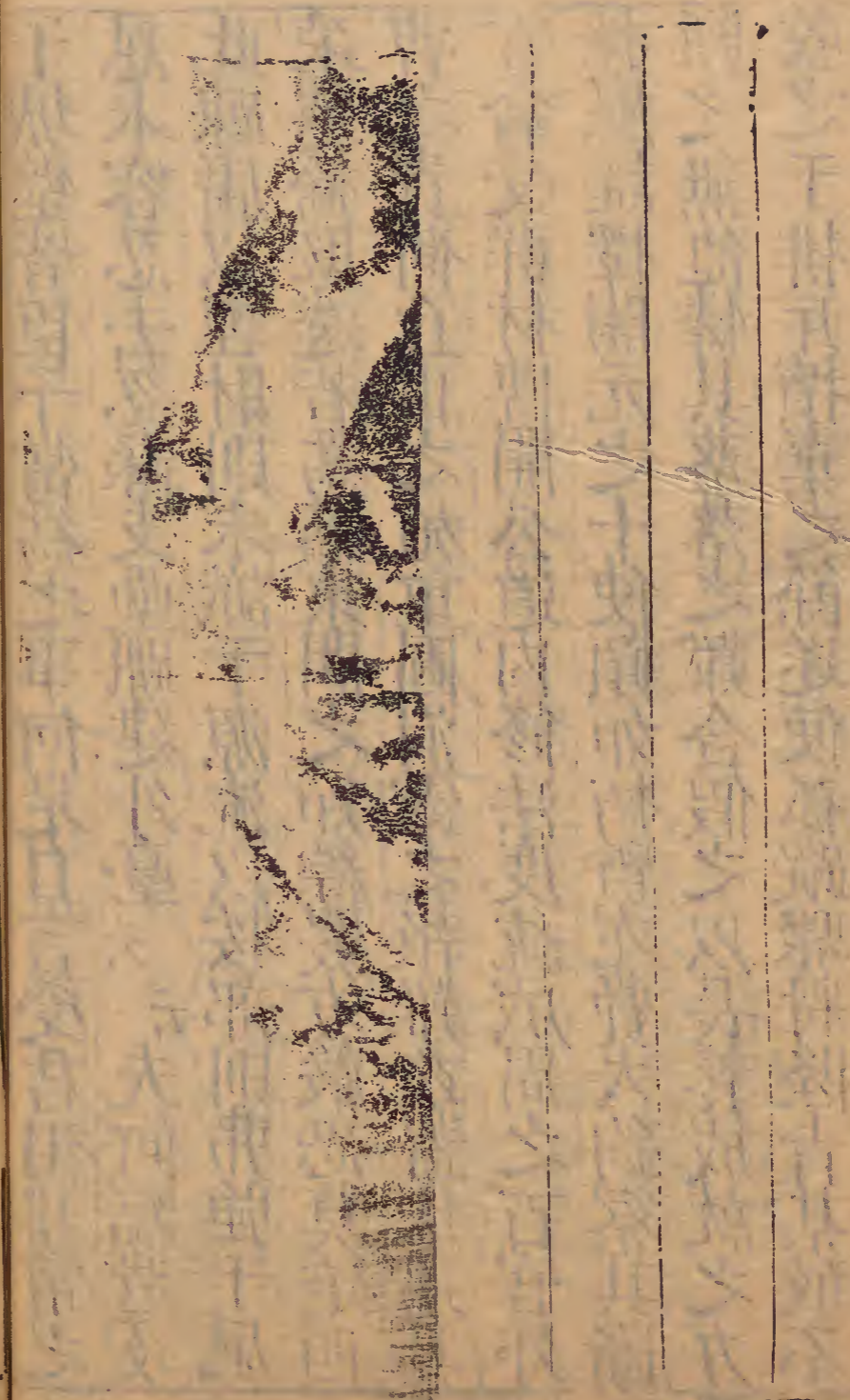
于城壁皆臣子當為之事何足自言受君相非常之

恩未容忍去忽繇支壘躡建外臺

云云夫何臨遣及

此踈庸以理財則未識于源流以按部則弗強于風
采選掄既遴若為疇東閣之知綜覈方嚴恐莫追西
曹之責荷丘山之施重圖洎露之報難茲蓋伏遇某
官翁受群材博開公道內修法度統成周之百官外
採風謠擇開元之十使顧如朽質尤費大鈞察其斷
斷之無他憐其落落之難合假之以長養成就之力
收之于排斥擯棄之餘遂使孤蹤驟將隆肯其敢不
稍尋積弊仰答至公方科瑣憂邊斷無期會之不報

居官類區卷一
以便宜從事尚祈文法之稍寬銜職彌深揆裁莫罄



權印到任謝

謝丞相啓

太守權此岡軍到任○敘描准管甚切

宋李廷忠

竊以邊郡負丞愧何功于涉筆中朝改牧命以次而設麾雖時暫以從權亦口虞于非據重遭大造陶鎔之賜敬暴小吏感遇之隆伏念某全抱迂踈倍勤技拭廣文輒軻既保全茅屋之歸半刺翺翔又減縮葵丘之代無蟹易嫌于監郡不龜敢望于封侯方圖下考之書恪布中涓之謝日君乏使故侯攬轡以疾驅夜枕不安新尹懷章而未上勤廟堂之軫念慮獄市之擾姦姑令副貳之車且護方寸之印鶉兮胡瞻于

不獵馬也詎可以守閭正使五日京兆之間亦有千里宅生之寄茲蓋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萬億年敬天之休豈止書郭中令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蓋欲傳子輿氏之宗更新紹定之初元遴選神爵之良吏謂友邦必立之亞旅正欲克虛幸督郵未逐于龔丞不妨借聽雖小人乘噐終于必奪然大鈞播物允矣無垠其敢不三思而行一日必葺雖慙尸祝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啓雋近體卷十七

類函二十九

東吳俞安期羨長彙編

上饒王嗣經曰常同輯

晉安陳一元泰始訂定

宰相部十五

州郡到任謝

謝兩府啓

杭州

宋蔡襄

刻奏陳情幸諧於前命自中易外獲領於便藩切念某學術迂疎器能樸陋蚤際重熙之旦漫階廡仕之榮徒知執節以致忠不能應機而趨務歲月持久寵

光益蕃雖要職之屢更顧微勤之靡效間以親闈之
養懇辭計省之勞旋改近班俾分外鎮矧東南之奧
壤號繁劇之名都遂其夙心實亦優寄此蓋伏遇某
官協和元化俯徇物情議論繫乎重輕任使均其勞
逸敢不益堅素守勉布寬條上酬覆露之仁次答陶
鎔之力

謝執政啓

潤州右史

宋張耒之

伏以文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
力所致故君子以為在天而况修辭蹇淺未涉作者
之流趨世闊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閑置散寔後

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某羈孤一介憔悴餘
生困筆楚者十年追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
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
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遊藏室擢升右
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
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尚叨便郡獲養
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
器使庶工直鑄蒙鏐疾者未嘗遽廢大泉小楮施之
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
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為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

幸沈痼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謝兩府啓

登州到任

宋蘓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某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鈇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執政啓

揚州到任

宋蘓軾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容釋汝穎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遊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為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踈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更猶思報國之萬

謝執政啓

定州到任

宋蘓軾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
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
伏念某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踈訖無成
効嵇康性褊傷物頗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
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
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
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
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憊比方面終
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奚周

謝執政啓

杭州到任

宋蘓軾

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
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
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高嬰於寵劇庶漸即於
安閒顧此蠢愚亦蒙微幸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
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
始終措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某敢不欽承令
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茲容獄市敢
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謝執政啓

潁州到任

宋蘓軾

入參兩禁每玷比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
人淳事簡地穰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
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
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
難既

謝王丞相啓

知嚴州

宋人

故里浮沈竊玉局再期之祿宋職官多有退而奉公
祠道觀者今不可用
朝杖拭付桐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
病骨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澆
澗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繇

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須自吳中久留劍外顧
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
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
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讐貌是羈
孤孰為別白縱免投荒於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
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比平之
盛秋豈有朝為閭閻廢斥之人暮竊畿輔承宣之寄
伏遇某官學窮突奧勲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
重任赤舄几几同宗社之闕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
氣之不振挺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偕春憫向

隅之獨泣燮和輿論闊畧彝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
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為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
晚徒專於樸學棄鷄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
脛則自悲恐難逃於薄命

謝宰相啓

漳州到任

宋趙巽齋

老境知非敢冀三刀之夢隆恩起廢忽分千里之符
塵已遂於滌龜書敢稽於繫雁伏念某家本寒素分
守迤邐壯年雖竊於文科三紀尤沈於選調日斜西
崦將絕望於榮途天到盡頭忽回光於末路仰逢鈞
造擢真周行璧水蓬山猥玷清流之選璿源粉省洵

叨兼職之榮乞循更迭以便私又遂始終之從欲不
知積咎竟速煩言畏此簡書殆若擬刀之在頸生我
父母復思嚙臂以痛心免大譴訶示小懲戒繼獲起
家而為郡又令便道以之官今入境以班條且按圖
而視謀地鄰於廣雖居閩嶺之窮州創於唐實割潮
陽之半似是青氈之舊知勞黃閣之思豈伊宵人有
此榮遇茲蓋伏遇某官洪深而肅括恭敬而溫文已
能大周公之勲又將過汾陽之考慮一夫之不獲如
有隱憂故曲藝之兼收咸歸器使遂令猥瑣亦忝布
宣某敢不仰體鴻私務安海嶠知食其食則事其事

斯謂官常若樂其樂不憂其憂實干邦紀誓殫綿力
仰答殊恩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宰執啓

太守到任

宋周必大

假以近邦已戴陶鎔之賜縮其遠次益銜造化之恩
懷組綬以于征見吏民而伊始伏念某天資椎鈍地
望單平謂我朱愚人笑南榮之智為官拓落客騰楊
子之嘲十年陪駕序之聯終日負鵜梁之愧力上投
閑之請遽叨共理之除繇大均方播於無垠故小子
亦容於有造遵塗涖日及境宣風將何設施於教條
惟在奉承於法令夙宵自省僥冒為多茲蓋伏遇某

官感會三辰昭明白度密勿臯瓌之任弼諧堯舜之
君橐籥含生罄遐邇而畢遂權衡多士隨輕重以皆
平遂致妄庸亦塵任使惟是桐川之壤未遠楓陛之
朝訟簡刑清雖曰庸材之可勉民貧地狹柰何經費
之不充方當涖職之初預積瘵官之懼願少寬於箠
策庶自竭於疲駑狄山居一障之間既蒙優假嚴助
奉三年之計更賴生成過此以往未不知所措

謝宰執啓

太守到任

宋周必大

某羈單寡援坎壈多艱牽絲三紀之餘泛慕十年之
久晚預題輿之列旋膺乘障之除卧鼓橐弓際會洗

兵之且賣刀買犢招徠復業之人乏善聚之可書獲
代歸而為幸敢圖紫詔游昇朱轡矧是封圻介于淮
楚當周宣之復古命召虎以倣城昔稱物阜而地偏
今喜民淳而事簡微躬曷稱洪造有歸此蓋伏遇某
官道際天淵位隆槐鼎甄陶萬物頑金成利器之功
橐籥群生寒谷被陽春之賜故雖遲暮未忍棄捐重
念某生本江湖粗達問閭之利病仕經襄漢嘗安疆
場之疲羸誓殫已試之勤自詭惟良之政上則布宣
於寬大下焉勸課於耕耘德媿惠柔敢望邦人之咸
喜効臻治理庶幾民俗之無愁過此以還未知措

謝王丞相啓嚴州到任

宋陸游

某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栖遲屏跡但欲射猛虎以終
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為貧而求
仕旋觸罪以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
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
聽投老奚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
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王功黼黻聖猷謂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舍其所短而取其
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
齋遺恨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戾之前蓋亦昌言於

縉紳之上故稱久斥亦復甄收而某已知悔童子之
雕蟲未免古守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續鍾釜
之祿以待掛冠嘗面祈於大造効尺寸之勞而垂汗
簡悵永負於初心

代謝宰執啓

知縣陞官

宋方岳

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于春秋袞褒甚寵
不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歎人情之
瀾倒一鵬挾兔則必于公帝城之書五羊易牛猥曰
孔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是
非惟視緘滕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惡難絕綈袍之

故人矧如蟣蝨之官旁之蚍蜉之援未及識荆之半
面且微蟠木之先容倘然取之猗歟盛矣顧某碌碌
徒抱區區蓋常從諸老以游未其為俗吏之事簿書
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系乎直付
之六太息而已曾何材諳而有聲稱豈聞堂下之言
遂取溝中之斷刻馳雄墨紳佩雌黃月明而烏鵲依
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而鯤鵬化是為運海于一飛
此蓋恭遇某官如古人之特達而急于賢慨公道之
寂寥而立于獨耻脅肩而進者寧取呂醫山人以為
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緣諫議書信而後予恭惟盛德

有激懦畏其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至一經品題便
作佳士敢辱已知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為私謝第
持家訓仰報師門

代謝丞相啓

知江陵府

宋趙南塘

鉅鎮華資其責彌厚鯁生屨分以得為憂夫人皆能
以謀身唯其獨拙於千世齒壯氣盛或馮婦之不量
年老志衰曾田光之未察故每斥嘗甚困躓稍起輒
先驅馳重趼百舍而召來三日連牀而與語未温蓬
省之席已剖荊州之符蓋其墮在於服牽理難久廁
於容與又况擢職論撰受命撫綏指引長江包制全

楚茲隆用武之寄豈苟辭難之時第念享爰居以太
牢徒驚眩而失次責騏驥於下皂縱疲死而何功貪
承使令終懼顛越茲蓋恭遇某官勲藏廟社名壓華
戎方籠衆才共集大事所以采虛名於箕斗假儒吏
以節麾且士之得望下風幾何而某之辱見前席如
此惟古以感遇意氣為重不專以傳會光寵為榮攬
轡策而慨然可勝戀幄瑣科條而來上更俟至邊

謝丞相啓

眉州到任

宋李劉

乘榮隱之障方幸終更分通義之符濫叨詳試適值
賓賢而觀國又令主試於坤文既徹棘圍遂趨瓜戍

伏念某賦資寒淺觸事坎艱學術荒卑弗知深造之
以道技能謏薄又非適用之謂才出幕十年一登文
石奉祠三載半刺武岡魯未滿秩之間倏奉專城之
寵跨犍犇之微命與謀仇求牛羊之芻心勞政拙得
以理去不自意全丙穴維舟徑欲歸耕於谷口庚書
傳置顧令改牧於峩眉比緣歲儉轉覺民流厥既獻
賢能之書甫及理愁恨之嘆及去誰守猶幸滴博之
雲收超願乞歸孰念玉關之人老茲蓋伏遇某官箕
裘輔弼徵角君臣精神峻喬嶽之瞻談笑回狂瀾之
倒大鈞播物實細別於九流直柄當權亦曲成於萬

物有念一寒之蹇剥已成十暑之睽離更以一麾試
之再鼓某敢不謹固封守宣布中和前江陵後弘農
詎能及劉昆之政治南陽如上蔡仰在中召父之規
感悚惟深敷陳罔既

代謝丞相啓

改除太守

宋李 劉

假守漢源昌控陳情之請改麾晉領實諧便養之謀
寬庭闡萬里之懷出坯冶一陶之力福如天而微受
感無地以寄言伏念某殖學疎蕪賦材寒淺詩書門
戶所求無忝於父兄塵土簪裳其實徒勞于州縣倚
闔山而製邑攀蜀道以籌邊過灑瀨百牢之關甚安

蓮幕叱叩徠九折之坂忽冒竹符惟此沈黎界在雪
嶺綏懷六詔安有奇功荏苒二年僅無乏事起家至
二千石萬有餘榮倚門有九十親一則以懼敢謂洪
鈞之轉復容畫戟之森許叩笮之還轅指衡湘而易
組蓋范史之傳循吏僅十數人如桂陽之有治聲乃
二三輩尚詭圖于後效期力企於前修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姑俟及瓜之代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仰全啜
菽之歡揆厥所緣曷知其自恭惟某官名垂宇宙力
負乾坤作室而厥子肯堂有偉相門之相若金而用
汝作礪是維功令之功談笑却萊人之兵笞係制單
于之命陰陽和而在內附何難外撫於四夷上下交
而其志同尤欲曲成於萬物故知椎鈍亦預甄收某
敢不刻骨藏恩指心誓報乃瞻衡宇快林鳥返哺之
情當走京師窺槐龍顯面之拜

代謝丞相啓

通判除
知惠州

宋李 劉

佐州東輔偶計日以合符乞郡南荒忽何天之從欲
雖云小壘亦出大鈞請裁狂簡之章少蒼生成之造
伏念某蠢書淺學鴈塔末科自役俗吏之塵始習癡
兒之了依蓮何有薦累剡于公車種秫既登政偶安
于田里冒昧題輿之座聊息吾黥解后越俎之庖偶

調衆口煩需草之交上冀渙渥之留中人豈不自知
耶小才未容于大用仕首行其義也分憂亦所以近
君輒從五嶺之間乞乘一障而去蹒跚儀鳳鳴自分
于退飛跼跼墮焉馬何辭于後殿鵝城斗大鱷穴淵
深飽惠州之飯讀淵明之詩茲亦奇矣使渤海之民
沾宣帝之化所願學焉恭惟某官佐王經邦量能授
職雖馬渤牛溲兼收並蓄何所不容然蠅營狗局驅
去復來奚其爲政凡于內補悉與外除求仁得仁我
則異于是以德報德公其許之歟某尚遠戍期敢忘
政學一麾乃出守孰非造命之恩庶民所以安願課

循良之效

謝施參政啓

太守到任

宋陸游

起由散地畀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
節鎮俯慙章綬之華僂僕拜恩謔諄叙感伏念某薄
才綿力多病早衰竊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
君子之大道徒益顛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
卧尚無漂母哀王孫而進食况有故人憐范叔而贈
袍牛欲釁鐘誰其弗忍婦非束緼何以自還敢期累
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遇光生分表喜溢情
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修門在望曾無日

近之嗟先世嘗品獲慰露濡之感伏遇某官至仁善
下感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顏士託終身之重三吐哺
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騰孤遠望風
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闌向使不為萬里之行固
亦久在書生之末誦文章於方冊竊喜得師聞道義
於薦紳亦嘗願學既積精誠之素果歸甄冶之公旅
進無階歎空馳于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黃參政啓

太守到任

宋陸游

嶮嶮絕身行禹貢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
塋支離之骨辱招羈旅之鬼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
年已過視荒荒而益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絕潢徒
有朝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
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之盡洗知孤迹之少
安如絲如綸詞出西垣之潤色有氏有社地連右輔
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山故隱企高風之如在顧
仁狀以自慙伏遇相公黼黻皇猷權衡國是衆仰規
模之大人知議論之公謂設廉耻以遇群臣士斯自
好且蹈仁義則為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新不求其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備某謹當銘膺感德擢髮思愆弱羽遶枝姑低回於
晚景靈丹點礫儻邂逅於初心

謝兩府啓

洪州到任

宋曾 鞏

伏念某天與朴愚衆知凡近材不堪于施設動輒乖
宜學多失于變通理難應用久與遊于儒館仍有列
于朝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祚既不能明國
家遠大之體爲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
民興利七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
効幸屬章程之滿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
親之請望故鄉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
於假借此蓋伏遇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兼容眷履之
微未忘於舊物陶鈞之大不間於孤生曲致公言俾
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
知所措

謝丞相啓

榮州到任

宋李 劉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翺翔守巴隤之南榮累
陶之坯治甫茲領事壘爾裁戕伏念某才不瘡人學
徒泥古招諸生于館下幾毀于隨處別駕之治中無
材可展姑俟及瓜之代式過行李之歸敢圖分銅獸
之符猥使展石龜之郡惟和義之僻壤實元廟之潛

潘升軍開府獨未沾恩視邦選侯率多就近蓋民田
歲租止五千石而公使年計僅六百緡財匪鬼輸全
仰作鹹之潤郡資并養詎堪竭澤之漁云恭惟某
官弼亮四世師保萬民禹以功臯以謨適全絕德絳
之果霍之勇抑又餘收

代謝丞相啓

邊州到任

宋劉克莊

叨臨鄉壘甫竊便安改職邊州俄分憂責銜知愈重
圖報茲難伏念某頃以書生遊於戎幕攀鱗附翼固
無奇偉之功騎虎握蛇頗習艱危之事過蒙大造俯
錄微勞一脫選坑再塵朝序及煩言攻擊歷疏往日

之愆尚一力保全冀獲他時之用昨辭堂檄遽假郡
符遂過庭學禮之心有閉閣凝香之趣豈謂誤恩沓
至除目泮頒試之鋒鏑交馳之衝真之城池必守之
處父兮生我誰獨無人子之情國爾忘家安敢廢王
臣之誼况作成于平居閒暇之際固青瑩于一旦緩
急之秋蓋聞命而飲冰遂攜孳而觸熱茲臨關塞已
見吏民祖逖枕戈不忘憤發伏波曳足尚自激昂然
而兵少備多財狹費濶無賞罰何以作士氣失恩信
何以收人心倘憑廟謀克濟國事茲蓋伏遇其官勳
高浴日德盛格天網羅收人物之英鼓舞赴功名之

會察其佩嚴君之訓粗識義方謂其受國士之知必
懷恩地終慙謝薄恐累陶鎔敢不稍營皇威益蒐軍
實成敗利鈍雖難覩於目前禍福死生蓋已賓之度
外

謝相國啓除郡守

宋人雜集

藁戶庸人荷衣賤子道慚墨妙業媿筆精自咲柴愚
誰憐參魯有心吐鳳無夢懷蛟不痊曹操之頭虛刺
蘇秦之股遍身德澤滿目恩輝寧止負高仍兼戴斗
旣蒙蜀顧敢望秦留面走鹿頭背馳鶉首峻登劍閣
清夢刀州鄭驛將窮燕臺漸遠那能騎馬妄擬攀龍
半面異孟嘉一言得駿茂蒙模索于暗中幸吹嘘而
送上赤水無心詎敢作還珠之語白雲在目願終怜
負米之情性實穠昏才真樗散牛溲馬渤雖待用于
醫師蟲臂鼠肝盍冥心於造化

陞大守摘錄

宋人

入參兩禁每沾天子之恩出典二邦輒為諸侯之長
偶乘一障獲夢三刀垂綸致宓氏之魚乘軒懼羊公
之鶴

謝周樞密啓

謫官陞太守

宋陸游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踈忽喜長安之近戊期

未及先寬方朔之飢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簞
瓢窮巷土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
沛龜六鐫而不成羽翮摧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
之崇虛名結不解之讎鄙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
寡韓愈何恃敢傲若為取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
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然未死得此少伸制
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阡陌相望封培勿
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遇某官學優聖域道覺民
先卓爾為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自太公已久
望子仰關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薦紳之

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啻吹
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挾山超北海之難而
某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
革畏尸之心薄福難與成功名第有援臂不侯之相

謝周樞密啓

宋陸游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遠咫尺旣諧就日之心
父命惟所東西况被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
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
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
蹈遭回毀靡待於德高災非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

懷出岫之心病鶴雛褫忽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某
官道窮突與氣塞堪輿南山之石巖巖帝資宿望綈
袍之意戀戀士感誠言哀細德之媿微開鴻鈞之塊
坻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
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雖不在於英材樂育之中實
創見於薄俗相延之際而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
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
塵傾倒具陳慙惶無措

謝政府啓

南康到任

宋方岳

一麾江海敢圖縮戍之期三逕林丘莫遂投閑之請

言秣其馬式開我龜敢告至於鈞衡請具陳於竿牘
伏念某受命於獨許身何愚蠹魚之癖不除信書成
誤麋鹿之性故野與世絕踈但知惡元子之圓寧解
乞天孫之巧汲黯妄發或者亦多憚之李廣數奇不
過不得侯耳無可柰何幕中之辯盍歸乎來谷口之
耕徑削牘以丐祠幸出綸而予壘樵牧旣還其處所
禽魚皆覺其歡欣方將娛憂舒悲一發於詩政自伏
隄潛深無關於世使穆生去弗果安知不楚市之鉗
彼和氏泣奚爲曾未毀荆山之璞乃趣齊丘之戍已
傳張翰之歸詔恩弗許於辭行心口自爲之相語

庵往矣寧復詩人廬山高哉妙絕天下將不負平生
之目且飽觀老子之書伏遇某官以立道統爲帝師
以聚人材爲相業當端平琴瑟更張之始律呂調而
正聲諧及淳祐魚龍雜襲之餘雷霆轟而羣陰蝥天
開一泰公得衆賢不惟中朝無檣杙饕餮之儔亦欲
方國有渤海潁川之政還觀近者厥亦備哉謂先儒
所藏書存而俗吏乃敗人意周濂溪幾傳至此每常
思貂續之難范文正一筆勾之何枿去狼貪之勇遂
承人乏夫豈材堪某敢不近戒覆車遠窺往躅第漁
取適遭於竭澤恐書癡無救於陋風杞菊賦成未免
有呼先生稱太守之誚蘭亭帖在蓋備聞以著廷還
郎省之言其永寶之非敢望也

謝史相

除守

宋劉克莊

叢祠丐滿懶暮乞於鏡湖單傳疏榮俾畫行於錦里
光生閭巷忌出廟堂伏念某羈旅登朝迂疎去國雜
端論罪欲加斧鑕之誅一相隆寬尚俾斗升之食江
湖迹晦朝市志荒此退士之有盟已散人之無勅忽
聞予節莫遂循墻高卧已便著衣裳而顛倒好閑成
癖聞車馬以驚猜雖木天論撰之職優而枌部將輸
之寄重昔在慶曆君謨有氣節聲譽至淳熙子方以

廉介選皆鄉人之善者豈俗吏之云乎曾謂么微亦
叨臨遣茲蓋伏遇某官鹽梅家學喬木世臣陝而東
是在周公茂著旂常之績河以南旋為晉士式遄袞
繡之歸方將翁受敷施而來羣才忍以小過微文而
棄一士收之流俗假以光華某敢不宣布教條講求
民瘼責功能之來效贖狂瞽之徃愆相國知予當若
何而報稱王事靡盬其敢憚於驅馳過此以還罔知
攸措

謝丞相啓

邊州到任

宋方岳

贊畫戎垣恍失邯鄲之步策名故府又為淮海之遊

江山未厭於逢迎歲月幾何其契闊一陶厚矣再駕
矍然伏念其蠹簡故貧牛衣猶暖半畦夜雨甘自隨
黃獨之饒兩鬢秋風已不作青衫之夢等輩迫之於
塲屋詞章奚有於度程亦惟山林鄙野之人未解世
俗媵阿之語寧為雞口雖別闈先諸子之鳴幾上龍
頭而當路斥先生之鱣時已不偶今其謂何故方解
襁褓於田間未免化堯鑿於塞上每懷士雅風濤作
擊楫之聲情憤元顏沙草瘞籌邊之骨顧頻年之多
事豈吾國而無人乃飛聖餘鞅鞅之腥而凄雨嘯夔
臙之鬼寧復烟火萬里之氣象祗傷山河兩戒之圖

書恨無能為惟有痛哭謂此曹宜束高閣請俟太平
矧多病欲歸故廬自知坎壈夫何誤渥仍贊舊知與
聞典故之藏增重賔僚之遣繫錯節盤根之無取然
輕車熟路之可尋芍藥楊州歎已老三生之杜牧桃
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大哉塊比之中容此么
微之賤茲蓋伏遇某官以帝典熙庶績以皇極受羣
材日月亭午而無餘陰已開治象天地既交而成泰
道盡入鈞衡念窮邊有北獫狁之憂屬大柵重東諸
侯之寄遂使菁莪之樂育又勤棫樸之能官某敢不
夙夜在公東西唯命文書盈於几閣固非庸陋之堪
任勝筭運於籌帷式覬艱難之共濟庶洒腐儒之耻
用酬真相之知

代謝宰執啓

江知平

宋呂祖謙

獻納論思每竊憂於累國蕃宣屏翰輒自詭於臨民
賁然書殿之華增此轅門之重載惟光寵實匪故常
伏念某學樸材踈齒衰志落曩召從於蜀道亟冠冒
於禁涂顯秩華資兼諸儒之盛選師言公議負眾正
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思均勞於外服庶逃責
於餘年曾謂曲成竟從私願恭惟某官懋隆民極協
建邦經愛惜人材傷恐加於毫髮扶持善類恩不啻

於丘山有如衰謝之蹤猶在保全之數其敢不云云

代謝宰執啓

倉部陸黃州

宋呂祖謙

點近臣之薦牘內愧踈庸佩邊壘之守符外分憂顧
俯微躬而怵惕仰洪造以歸依竊觀雲夢之南州素
號江淮之要地黃堂勝槩傳王杜之風流赤壁威聲
餘孫劉之雄烈會啓恢圖之運實當控扼之衝疏亭
障以制襟喉遠烽燧以明耳目輯寧封部儲峙芻糧
拊凋瘵而民氣蘓嚴賞罰而士心奮有此數者當求
通濟之才豈無他人獨預蕃宣之寄如某者稟資甚
薄涉世多奇費日月於簿書窘風霜於郵傳錐處囊
而立見自愧無聞金躍冶而不祥益思難進崎嶇木
路蹉跎窮途肆法宮軫共理之良而從橐受舉賢之
詔遽塵論奏偶乘誤墨之蠅濫被選掄豈稱乘輶之
鹿叨逾若此報効闕然此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際
天奧學冠壓群公之表典司大政之元遠至邇安罔
間重輕之勢出長入治兼收鉅細之能凡畀付於郡
條必參稽於輿誦于何椎鈍亦費陶鎔某敢不力務
中行勉求實效措諸事業願師三折肱之醫畏此簡
書莫伸九頓首之禮

代通張魏公啓

倉部陸黃州

宋呂祖謙

仰夫子之門墻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獲承
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緝簡恭惟某官佐王碩輔
命世真儒扶日轂於慶霄握斗樞於宥府入則贊一
日萬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壘龍荒焜煌
麟閣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瑟之
更張首弓車之聘召獻言申戒避寵就聞羽檄交馳
舊疏果符於龜策璽書狎至陪都載綰於麟符當虞
舜之四巡延晉文之三觀運籌坐勝聚精會神錫鈇
鉞以撫師總江淮而分陝落檀裘之危膽沸鶻弁之
歡謠旗幟精明鼓角謹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汾陽
天地重開翊丕圖於建武冠鈞衡於廊廟下膏澤於
幅員若智若愚以禱以頌某荒蕪晚學蹭蹬孤蹤每
原念於衰宗嘗屢投於化治志勤事左心親地踈誤
分邊壘之憂幸效轅門之役雖迹遙履舄莫伸罄折
之恭然氣激肺肝竊効鐘鳴之應

代謝宰執啓

陞知池州

宋呂祖謙

考課邊城訖無善狀承流國澤復出洪鈞既諏日以
涖官敢寓書而徹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
爲心郡邑之間宜以還定安集爲事矧池陽之都會
實江表之要衝如虎如貔旁穆萬屯之聚載芟載柞

俯綏千耦之耕承里閭艱食之餘當師旅勞還之後
欲畀拊循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
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
守孤壘屬遽書之馳騫紛疆事之繹騷顧當地勢之
必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更而去彼荷新渥以來
斯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
組之餘雖先後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退
思僥倖之極盡出陶成之私伏遇某官經緯皇猷彌
綸王度權衡有信揣輕重而得宜坯冶無心俾小大
而為用近東周行之彥遠咨共理之良何此孱庸亦
容忝昌某敢不蠲除民瘼和輯師屯歌小雅鴻鴈之
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益務慰安庶幾一得
之愚或有萬分之補

謝兩府啓

宣州到任

宋張耒

此者法當易地恩使造庭方奔命於半途遽分符於
便郡地未殊於南北舟楫相通憂方切於困窮廩祿
有繼雖微幸出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
吏民初知風俗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為國元臣
道德致君議論垂世器衆材而無棄慮一物之遐遺
遂令罔功每輒得所退觀所領自昔有聲遺德在人

有顏真卿之政事登高舊賦稱謝玄暉之文章其素
乏詞華不通吏道一無稱可全有便安民消愁歎之
聲自緣聖治家受飽暖之福徒費君恩尺寸無施冒
昧而已歲事云晏幾政多聞伏乞俯為華夷精調寢
味

謝相國太守到任
摘錄發端

疏恩沓至除日游頒五日京兆之司千里宅生之寄
蜀人題柱頗榮弩矢前驅吳客思尊恐負樵蕪後驥
楚國命官之日宋玉登臺長門用賦之年相如入室
蒙虎皮於下駟絳鶡羽於寒鴟拔自塵泥升之霄漢

通判到任

謝丞相啓除潮州
通判

宋劉克莊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
頂踵悉蒙恩于大造絲毫不假力于他人共惟元台
大布公道雖治邊防治水利共收一世之才然為忠
臣為孝子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請荷宰物之
曲成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宦與公建議頗疑大
舉之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屬者免葵城之戍
法當掃光範之門顧內無萊妻中歲抱斷絃之痛矧
上有陶母暮年須扇枕之人自憐薄命之屯諭發大

鈞之問空函朝達除目夕頒非大臣有哀窮悼屈之心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理山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驛路坦夷覺潘輿之可往族戚喜官期之近交遊誇廩給之優始慮楚人之亡弓俄報塞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芥命輕茲蓋恭遇某官夾日元臣擎天老手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事力量有餘爲韓琦趙普不能爲之功聲色弗動廣搜羅於夾袋尤軫念於綈袍謂先人忝更化之司而賤息亦翹才之客因其所懇寵以便安其再世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希洪治之甄陶終養日短晝節日長尚可

備異時之驅策

謝薛參政啓

武岡通判到任
○摘錄自叙

宋李 劉

頃由掌故之官猥分齒胄之教大風有隧俄然電掃以雷驅古井無波幸爾水清而石見特昇治中之任俾從方外之遊維時都梁之區乃昔槃瓠之境歲入仰於永邵峒窟接於辰沅蓋一歲止萬石之租而四郊無百金之子然而事簡雁鷺之左右亦稀况已食浮螿蠓之有無何計

謝宰執啓

摘錄
自叙

宋李 劉

惟垂紳正笏而措泰山之安且復守志厲操而抗浮

雲之節勤勞二紀無寸畧之敢休懇避三公至累年而不受戒謹恐懼之如此熾昌耆艾以固然周公仰而思之不迷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尤務旁招肆令愚儒來效凋郡尚念其進退維谷兢戰履水思庶民所以安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免百謫之盈輒修謝上之緘併控申中之悃

代謝丞相啓

袁州通判到任
摘錄自叙

宋李 劉

某天巧素慳地寒寡挾父書是讀願載續於世科門蔭可羞空屢偕於計吏崎嶇三仕蹉跎七階獨蒙公相之憫憐不翅子姪之覆育燕巢于幕方欣得近于

樓臺魚潛在淵敢望上汗于池沼乃辱綴太常之屬亟令脫小宰之銓計校平生擢髮固難于數罪躋攀分寸吹毛宜速于求疵牽牛自分于奪牛失馬敢期于得馬適嚴君之引疾從神圉而祝釐懷眷戀庭闈之情欲甘啜菽願出宰山水之縣少俟及瓜忽蒙一陶之仁超陞半刺之任

謝丞相啓

除武岡通判

宋李 劉

散人細滿干續食于本朝宰物曲成特轉丞于支郡詎能希展足之驥賴未廢病顙之駒愧溢情顏感踰分願伏念某平沈庸俗全抱拙疎骨相既屯乏雲雷

經綸之學丘園自賁非河漢黼黻之文猥蒙養士之
仁濫綴教胃之屬經筵之嘲未發誨箴之惡已盈先
生學雖勤言雖多譽難酬毀相國禮之過知之至罪
止從疑茲蒙天恩俾貳斗壘都梁樂土巫水舊蟠及
瓜之戍雖遙種漆之謀有待威為龍蛇恩為赤子當
贊郡條小不虺蜮大不鯨鯢仰憑國力恭惟其官云
於舸艦拾桐尾而官商念椎鈍之無他嘆陸沈之已
久日月出矣時雨降矣將令萬物之得宜江漢濯之
秋陽暴之寧忍一夫之不獲因其素出于門下使之
姑試於治中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思稱屏星
之重圖為杯水之清魚尾既頰詎敢急斗升于東海
烏頭可白倘或憐三匝于南枝

謝宣參政啓

武岡通判
摘錄自叙

宋李 劉

伏念某全蹈拙踈見謂庸俗乾愁漫解初非了事之
癡虛警空悲直坐信書之誤偶蒙光範擢糾成均韓
愈乏赤箭之材徒勞晨入鄭虔荒蒼苔之屋端合早
歸誰為推轂之言忽有題輿之命青袍朝士之最困
遽借牙緋黃紙除書之無名特加齒錄

謝政府啓

夔州
通判

宋陸 游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
名州孰知罪戾之餘亦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已
知慙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
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
世寢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于併日屢求吏隱冀
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
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迺至如此卒
叨薄祿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黼黻帝猷權衡國
論開公孫之東閣共欣多士之彙征解晏子之左驂
不忍一夫之獨廢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
故城雖號烏蠻之絕塞乃知別駕實類閒官况惇惇
方起於徒中宜凜凜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
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能自表見念
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杼思於文辭既嗟氣力之甚卑
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險歷吳楚舊
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傾宮故墟弔興廢之
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於毫分娛憂紓悲亦嘗勉見
於言語儻粗傳於後世猶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謝宰執啓

除粵中
通判

宋吳 儆

去中州而適粵叨半刺以乘邊雖遠宦之良艱在孤
蹤而已幸顧惟忝冒實有夤緣伏念其憂患餘生衰
遲末路念曩日庠序齏鹽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
勤上焉無以取當世之資下焉不能爲一身之地抗
塵走俗垂二十年號寒啼飢餘三百指計時仰祿若
早望雲况當員多闕少之時而在鴈集鳧飛之數上
紆存記曲徇僥求陋如之何敢有居夷之嘆時乎爲
養固難擇地而安茲蓋伏遇某官師表百僚甄陶萬
類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功未嘗言又負偃植各安所
施才無或棄致茲寒遠亦預甄收趨名利於市朝誠
幼皆重費於保全子子孫孫將若爲而報稱某敢不
銘恩鏤膺圖報誓心肉骨之卵翼之可坐須於泥軼
吹噓是披拂是尚終托於化爐

謝宰執啓

摘錄
頌德

宋人

伏遇某官忠貫兩儀學洞千古不震不動不難不竦
定大策於立談無好無惡無黨無偏合群才而器使
方小必嗣王之求助欲卷阿吉士之來遊遂使負薪
有疾之人亦在拔茅連茹之數且謂申公已逾八十
難使留中伏波尚堪一行姑令補外

不亦之入亦五林草事故之幾且階申公口食八十
大小悲嗣王之末胡俗卷阿吉士之來茲茲對負蕩
或大策立立無我無惡無黨無合藉十而器對
外遇某官忠貫兩謝學師千古不靈不暈不雙不勉

楷宰時啓

謝謝

宋人

知聖具對對是尚祭并飲外獻

強以難齊圖躡普心肉骨之吸翼之西坐更飲或輝

心昔重費飲對全千千絲絲泚昔為而辨辨其煩不

非得計行忠信於蠻貊尚蓋罔功

代謝丞相啓

除袁州通判

宋李 劉

徼恩改秩誼難社下之留乞闕養親許待治中之次
川藪密藏其汗疾旰幪曲免其震凌終始生成後先
超躡全出大鈞坎比之造請陳小子狂簡之章伏念
某天巧素慳地寒寡挾父書是讀願載續於世科門
蔭可羞空屢借於計吏崎嶇三任蹠踔七階獨蒙公
相之憫憐不翅子姓之覆育燕巢於幕方欣得近於
樓臺魚潛在淵敢望上浮於池沼乃辱綴太常之屬
亟令脫小宰之銓計校平生擢髮固難於數罪躋攀

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牽牛自分於奪牛失馬敢期
於得馬適嚴君之引疾從神圉而祝釐懷眷戀庭闈
之情欲甘啜菽願出宰山水之縣少徯及瓜忽蒙一
陶之仁超陞半刺之任宜春多勝蓋具見韓昌黎之
詩爾袁得賢亦足考李泰伯之記詎應伐輻猥玷題
輿拔之沸湯烈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記子來幾
日我有二天伏遇某官心契禹臯道侔伊呂書汾陽
二十四考事方半於古人取河朔一百餘州功已高
於今日璇璣密運而屢躋豐稔寶玉來歸而重見泰
平時惟萬世永賴之功尚耻一夫不被其澤老老幼

謝相公啓

代父左遷
知州到任

明馮琦

某原非世資向乘人之備員巡徼從事和戎乃緣九
市之成再承恩紀遂於三年之內兩晉官階人皆謂
分量之已逾職亦知陞遷之太驟終難稱塞遂至顛
濟何期茹納於台垣復見明揚於廷議上有知已何
下吏之敢辭後無曠官庶前愆之可蓋爰從下里出
守南州治未效於烹鮮官敢希於攬轡未言疇昔重
爲關塞之遊拔自沈淪益識陶埏之厚雲天在望覆
載惟均旣奉簡書敢違興寢顧瞻秦隴當羣黎凋瘵
之餘聯接洮河正襍虜往來之路鴻鴈之哀鳴載道

太宰之變詐多端猥以沈滯之才處此艱難之任彌切官守之懼恐孤使過之仁敢不勉竭庸愚仰酬知遇體朝廷之德意奉廊廟之謨謀庶幾遠依槐棘之陰或可近貴桑榆之效

